

T110/2452 B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 CM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
| Lab D50 2° | 95/0/2 | 81/0/0 | 66/0/0 | 51/0/1 | 35/0/0 | 20/0/0 | 29/19/54 | 55/39/33 | 40/9/43 | 52/48/17 | 31/21/-21 | 51/50/-13 | 50/-28/-29 | | | | | |
| | 38/14/16 | 66/16/18 | 50/-51/-22 | 43/-14/21 | 55/-9/-25 | 71/-32/0 | 62/34/60 | 40/9/43 | 52/48/17 | 31/21/-21 | 51/50/-13 | 50/-28/-29 | | | | | | |

宋張元德先生著

春秋集註

通志堂藏板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Ontario
M5S 1A5

清江張氏春秋集注序
清江張元德游朱子之門為白鹿書院院長然著作位
即迨除直寶章閣而元德已歿矣其於春秋有集傳
其法地理沿革表三書端乎中進于朝宣付秘閣朱
子嘗報元德書矣曰春秋乃所未學不致強為之說
而於尚書則謂有老師宿儒所未曉者矣學至朱子
智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尚書表秋無傳林不暇為亦
張之也明洪武初頒五經四書于學官傳注身深
朱子作易則兼用程朱傳義春秋則用歐陽氏傳
其在久之皆其考合程傳而事於大亦程春秋者則
其行而集注流傳日鮮矣亦其書其書其書其書

清江張氏春秋集注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清江張元德游朱子之門爲白鹿書院長終著作佐
郎迨除直寶章閣而元德已歿矣其於春秋有集傳
集注地理沿革表三書端平中進于朝宣付秘閣朱
子嘗報元德書矣曰春秋某所未學不敢強爲之說
而於尚書則謂有老師宿儒所未曉者夫學至朱子
智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尚書春秋無傳非不暇爲亦
慎之至也明洪武初頒五經四書于學官傳注多宗
朱子惟易則兼用程朱傳義春秋則胡氏傳張氏注
並存久之習易者舍程傳而專宗朱子習春秋者胡
傳單行而集注流傳日鮮矣余誦其書集諸家之長

而折衷歸於至當無胡氏牽合之弊允宜頒之學官者也昔明太祖不主蔡仲默七政左旋之說乃命學士劉三吾率儒臣二十六人更定書傳曰書傳會選今其書漸廢而仍行蔡傳顧元德是書昔之所頒行者反不得與蔡氏並書之取舍興廢蓋亦有幸不幸焉可感也已

康熙丁巳二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嘗聞之程子云看春秋有法以傳考經以經考傳今觀主一張君集註纂傳文載於經下而繫以諸家之說使學者開卷筆削之法瞭然在目固已得伊川先生之遺意而又間附以己見索幽闡秘研精極微有前人論著之所未到猶之聚寶為器益以零金碎玉而加追琢之工後有作者弗可及已其間如論楚之救鄭既不書救又貶稱人以見夷狄之不足進至吳之救陳既不書師復不書人以見世變之益可哀他如於公如京師而繼之以伐秦而謂臣禮之僅存者不可廢臣禮之不專者為可貶而兩寓其旨於葬蔡景公而繼之以宋災故而謂用變例以迭書慮中國

嘗聞之程子云看春秋有法以傳考經以經考傳今觀主一張君集註纂傳文載於經下而繫以諸家之說使學者開卷筆削之法瞭然在目固已得伊川先生之遺意而又間附以己見索幽闡秘研精極微有前人論著之所未到猶之聚寶為器益以零金碎玉而加追琢之工後有作者弗可及已其間如論楚之救鄭既不書救又貶稱人以見夷狄之不足進至吳之救陳既不書師復不書人以見世變之益可哀他如於公如京師而繼之以伐秦而謂臣禮之僅存者不可廢臣禮之不專者為可貶而兩寓其旨於葬蔡景公而繼之以宋災故而謂用變例以迭書慮中國

之淪胥于夷而三致其意若此之類發明為多皆能
 沉潛書法之妙體認史外傳心之蘊不為無補於聖
 經苟惟無得於此則若荆公惟見其為斷爛朝報耳
 二百四十餘年褒貶之筆夫子之志不幾泯夫此書
 惟臨江有刊本遭燬之後董克翁以錄本示予謂不
 可不壽其傳故鋟梓於華亭之義塾云德佑乙亥菊
 節後學衛宗武謹書

臨江軍 牒上 觀使著作秘閣郎中
 今月初五日準
 安撫使衙牌筒備準
 尚書省劄子訪聞臨江軍新宮觀張秘著居家
 力學多有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
 乙覽劄付臨江軍令守臣以禮延請詢訪件目
 差能書吏人齎紙札如法謄寫就委本官點對
 無差悞並繳申尚書省以憑投
 進須至公文
 牒除已委請司戶趙從事并差虞候萬宣齎劄前
 去禮請今請候到幸詳

臨江軍

牒上

觀使著作秘閣郎中

今月初五日準

安撫使衙牌筒備準

尚書省劄子訪聞臨江軍新宮觀張秘著居家

力學多有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

乙覽劄付臨江軍令守臣以禮延請詢訪件目

差能書吏人齎紙札如法謄寫就委本官點對

無差悞並繳申尚書省以憑投

進須至公文

牒除已委請司戶趙從事并差虞候萬宣齎劄前

去禮請今請候到幸詳

省劄指揮事理施行仍希

公文回報謹牒

端平元年九月 日

牒

牒上

觀使著作祕閣郎中

文林郎臨江軍司理參軍權判官通判趙

文林郎臨江軍判官董

宣教郎通判臨江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葉

朝請大夫知臨江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潘

省劄

訪聞臨江軍新宮觀張祕著居家力學多有著成書

有裨治道可備

乙覽須議指揮

右劄付臨江軍令守臣以禮延請詢訪件目差

能書吏人齎紙札如法謄寫就委本官點對無

差悞並繳申尚書省以憑投

進準此

端平元年八月初壹日

押押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魚袋張 洽

玖月初柒日承

使軍牒并差委司戶趙從事親至洽所居爲淮省
劄指揮令本軍詢訪洽所著書件目謄寫申

尚書省以憑投

進證得洽舊嘗私著春秋集傳春秋集註及歷代
郡縣地理沿革表雖已粗成篇秩其間亦有未曾
修改定本今來忽準

朝旨令行繳納竊惟洽學術疎淺斐然有述止以
自備遺忘而已初未嘗敢以著書自名不謂上關
朝聽特蒙

行下取索且將以上備

乙覽其在草野愚儒雖知非稱其敢以蕪陋為辭

容日下一面修改校定俟得允當却容齋本申納

使軍差人繕寫繳申

朝省謹先具狀遵稟欲乞

先次備申

尚書省照會施行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

指揮謹狀

端平二年七月 日朝奉郎直秘閣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張 洽 狀

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魚袋張洽

照會洽昨承臨江軍牒備準

省劄訪聞洽有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乙覽劄下
本軍詢訪件目差人齎紙札謄寫並繳申

尚書省以憑投

進者伏念洽自幼貧苦且復蚤孤於他藝能無所
通曉遂發憤積思於文學竊以為春秋之書聖筆
所刊皆因時君之行事斷以是非之公示之萬世
而生人之大倫致治之大法所賴以不泯者也嘗
從師友傳習講論凡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與漢
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會其異同而

參其中否積年既久似有得於豪髮之益過不自
 度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
 爲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粗備復倣
 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爲集
 註而間有一得之愚則亦竊自附於諸賢之說之
 後雖平生心思粹在此書然智識昏耗學殖弗深
 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指至於地理一書
 則以封域分合之參差古今名號之因革此同彼
 異驟改忽更散在羣書莫能統會蓋自誦習之初
 已病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遷十
 表之模範述爲一編以今之郡縣爲經而緯以上

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案圖而考百世可知然
 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閱干一雖綱
 條粗立而其間遺闕尚多有之故凡後來之外降
 諸書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仍其舊而
 已抵牾舛謬不敢自保始蓋期於餘力休暇之時
 尚求它書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所職不
 復能有所是正間當甲申待次庚寅奉祠以來僅
 能整次集註之書粗成編次猶冀未遂首丘之日
 凡有一聞一見悉皆刊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爲
 成書也載惟草野愚儒章句末學豈應妄有著述
 所以犯是不韙者不過因前賢已成之說略加編

剗統會羣言掎擊偽辯以私便觀覽而已敢圖公朝俯加

訪問

稱其有補治道

給札取將且欲以上備

乙夜之覽

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匿不以聞祇益為罪但惟此書實未得為全備故自聞

命之後雖復益加修潤而自顧蕪陋何所取材踧踏累月不敢以

進而終以方

命為懼是以卒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集註一十一卷并綱領一卷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并目錄二卷已送臨江軍繕寫裝褱了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控情愫欲望

朝廷先賜

看詳如其書無所發明迂闊於事即乞免行奏

御塵瀆

睿覽若猶

採其葑菲遂以投

進伏乞敷

奏前件所陳翼逃有隱之
誅洽下情無任惶懼俟
命之至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申

臨江軍使衙伏望

指揮施行

端平元年九月 日朝奉郎直秘閣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張洽狀

小貼子

洽照得

紹興間侍讀給事胡公被

旨纂修所著春秋傳書內本文及已見援引它書

應有犯

淵聖御名及

本朝廟諱並不改易本字但缺點畫為字不成覆

以黃紙今來洽所繳申三件書內有與前項事理

一同雖昨來不曾申明輒敢冒昧遵用

紹興已降指揮體例並依本字修寫覆以黃紙以

彰

聖朝尊經術開不諱之盛德所是洽冒昧僭越之罪伏候

朝廷指揮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聖朝尊經術開不諱之盛德所是洽冒昧僭越之罪伏候朝廷指揮']

春秋綱領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程子云曰上少湯字予小子履敢

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

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

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

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

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

公則說。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寅為人正時以作事當以人為

紀故乘殷之輅得質服周之冕得文樂則韶舞放鄭聲

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自解王命春秋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公羊傳子曰春秋之信史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立有罪焉爾亦此意也。昔者禹

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王者之迹熄而詩

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史記魯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獲麟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約其文詞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孔子在位聽訟文詞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

莊周氏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公羊氏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

漢董氏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

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隋王通氏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濂溪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孔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河南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揜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

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五伯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也

橫渠張氏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齟齬

伊川程氏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理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始見其法之用又曰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

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他經非不可窮理也
 但論其義耳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
 要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
 是時而為中中非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之間所可
 取也視其當然之時則閉戶胼胝各為其中也權
 之為言稱錘之謂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亦只說
 到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又曰春秋傳為
 案經為斷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
 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又作春秋傳序曰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
 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

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
 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一作時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
 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
 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
 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
 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
 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
 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
 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
 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

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一本無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又曰春秋大率所

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又曰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一一書之其意止欲人君慎重民力也○胡氏曰詞同者正例也詞異則其例變矣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惟窮理精義以學春秋者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也

武夷胡氏曰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孟氏又發明宗旨以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

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必褒而善可
 勸有罪必貶而惡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
 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皆天子之
 事也故曰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
 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
 深遠也罪孔子者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
 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
 故春秋之作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
 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
 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
 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為五經之有春秋猶

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不學是
 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去聖既遠欲
 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
 心所同然者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
 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又曰
 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詞辯
 而義精學經以傳為案則當閱左氏玩詞以義為
 主則當習公穀如載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
 于魯即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案而知
 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賄仲子以為豫凶
 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為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

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謂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為正則鑿矣萬物紛錯懸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要在反求於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取之則美玉之與武砮必有能辨之者

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為討賊之詞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卑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弘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汨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春秋綱領

春秋卷第一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漢和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張洽集註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

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公羊傳桓公幼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伊川程子傳曰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

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又曰詩亡者謂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泰山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它以平王之所終也平既不王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強大朝覲不修貢賦不奉號令無所束賞罰無所加壞法易紀變禮亂樂弑君戕父攘國竊號在在有之征伐四出蕩然不禁天下之正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歷孝逾惠莫能中興播蕩蕩陵夷速隱而死雅誥不復作天下無復有王矣故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隱公之始年也古者諸侯之國各隨其君之年以紀事故不書是年為平王之四十九年至於正朔則

王所建也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為天統蓋天統以氣為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為春而丑寅之氣皆天之所以生劉歆云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天施周正建子也地化商正建丑也人事之紀夏正建寅之謂也周正建子夏時則十一月也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作經方尊周以一天下豈遽改其正朔哉然古者記事簡略多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至於事之以大略見者乃繫事於時考之書如春大會于孟津秋大熟未獲此事以大略見而繫時者也其餘記其日月則不必繫時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其他如武成康誥顧命等篇皆月不繫於時蓋止欲紀歲月故舉月則知時也春秋筆削史記以立大法於元年之下王正月之上每歲四時必加謹春夏秋冬之文者程氏所謂春大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者也正月加王示正月之必出於王也正朔者天子所以奉若天道而敬授人時者也堯之曆象舜之璇璣皆帝王之首政天下所當奉承者是時王政不行諸侯放恣不惟禮樂征伐不稟於周室而正朔之大亦國自為曆故考之唐志周魯宋各有曆法晉當獻惠之世大抵皆用夏正夫子示撥亂反正之法而特書王正月此公羊所謂大一統也示一統於此而禮樂征伐之專者以次而正焉此元年春王正月所以為謹始之書也不書即位蓋春秋假魯史以立法而時君之臯有難以顯言者故於筆削之際謹嚴以示褒貶隱公自立不由王命與先君之命故紕其即位恐其未著故特書正月以起之蓋諸侯之有國必受天子與先君之命則其有是國而治民也其身正而可以正國人矣苟或不然守天子之土而無天子之命守宗廟之典籍而不出於先君之傳付是二者一或闕焉君子有所不居今隱公兩皆無之蓋其父惠公本欲立桓公然惠公之

薨桓尚幼諸大夫扳隱而授之位隱公欲成其父之志而懼桓之卒不克立於是立乎其位以俟桓之長而授之然公之志雖如此而上不請于天子下不以告于方伯人孰知其果有與桓之實意哉又况居位十有餘年而大命不發說得行故胡氏以為諸大夫扳己而遂立乎其位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春秋紕隱公即位所以著父子君臣之倫有國者不可不明於始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公邾羊並作邾婁與禮記檀弓同蓋齊人語也蔑公羊穀梁作昧○三月建寅之月公隱公也魯侯爵而稱公者臣子之辭夫子魯人也書他國諸侯侵伐盟會則從其本爵而魯獨書公蓋父母之邦先祖之所逮事從臣子所稱之爵所以崇敬也及與也凡盟會侵伐內為主書及外為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邾今襲慶府鄒縣儀父邾君之字左氏曰邾子克也邾魯之附庸附庸之君例稱字盟約信誓神之事其禮蓋殺牲而共飲其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如此牲也蔑姑蔑魯地鄭樵曰今兗州瑕丘縣有姑蔑城盟不書日遠而失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夫繼好息民固有國之當然而殺牲要神則非為人上者相與講信修睦之道故書公之及盟以譏其未免徇習俗之私而不出於由中之信於是魯邾之好卒不能以成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今鄭州新鄭縣鄆今開封府鄆陵縣鄭伯名寤生段鄭伯之弟大叔段也克勝也○鄭莊公之父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諫都城過百雉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又收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

通志堂

曰可矣厚將得象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
 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
 鄆公伐諸鄆五月大叔出奔共○春秋於諸侯之國事則稱國言君與大臣共
 圖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殺之事則稱君著其君之志也仁人之於
 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其或不中不才亦必正之以義使不格姦厚
 之以恩使不離當曹公之於叔段無念鞠子哀之心而懷其母偏愛欲奪
 已位之恨授之大都而不為之所縱使夫道以至於亂方其居京收邑之時可
 制而不制如鷙鳥將擊而匿形於未發之先稔其惡以待其成及其逆節已露
 然後以寇讎之法討之以力勝為事必誅為期至於伐京伐鄆之日雖段之死
 於兵而有所不恤矣經不書其弟段固臯其不弟也然莊公非特以段之不才
 弃之乃其心實欲養成其惡待以寇賊無復天倫之念故書曰克段于鄆然後
 莊公伎忍之心施於同氣者舉形見於筆削之間矣○穀梁氏曰段失子弟之道
 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程
 子曰言勝之見段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周平王也宰太宰咺其名來來魯也惠公

隱公之父仲子惠公之妾惠公以去年薨仲子卒之年月不可知或亦去年也
 曰惠公仲子公羊傳曰兼之是也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車馬曰賵士喪禮公
 賵玄纁束馬兩天了賵諸侯之制未聞案惠公仲子皆已葬則此已不及事而
 追行其禮也○周王稱王耳春秋加天於王之上見天子當奉若天道而行天
 之命如臯陶所謂命討典禮皆出於天王者奉而行之此春秋稱天王之義也
 天子於諸侯有賵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諸侯無再娶之禮惠公牽於

私愛寵庶妾之仲子而立為夫人正犯以妾為妻之戒瀆亂夫婦之綱乃天討
 之所當加九伐之法所謂犯令陵政蓋此類也平王不能正惠公之臯反厚其
 送終之禮并寵妾之喪遣冢宰而來賵冢宰不能以紀法詔王乃奉命以賵亂
 倫之侯上僭之妾仲尼以春秋之初方書天王以立法於是貶冢宰於上士中
 士之例深臯其以百揆之尊瘵官失職一至於此貶其臣則君可知矣凡春秋
 之書以尊者而貶從卑者之列必有臯極惡而後加焉不可以常事觀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今應天府宋城縣○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焉及內之微者宋人外卑者也○惠公之季

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故盟于宿書此與幾之盟同旨夫盟以結
 信終身不變可也七年伐邾十年伐宋敗師取邑盟之不足恃斷可識矣

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周畿內采地伯爵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來魯也○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襄內諸

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禮聘弓鏃矢不出
 竟場束脩之內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謹案內外之辨所以殊尊卑也
 朝必有玉帛聘必有幣篚諸侯可以相交而王臣之與侯甸不可以相授受所
 以絕人慾往來之私而嚴尊君事上之禮成周盛時防微杜漸之意殆必如穀
 梁氏之說矣經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
公子益師卒
傳曰眾父卒海陵胡氏曰益師
 至此蕩然故特去其朝以立內外之防也與
 字眾父眾仲其後理或然也春秋於諸侯書卒書葬與魯君及夫人同於大夫
 書其卒而不書葬恩紀詳略之差等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
 之故問其疾弔其喪賵其葬臣鄰之義必厚其送終之恩此春秋大夫卒必書
 之旨也不書官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

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愚案東遷以來王命不行諸侯不以天子之命為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於王而其強大者亦不守列國三卿之制如晉至於命六卿魯至鞏之戰亦有四卿間雖有請於王如士會以黻冕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此春秋所以於列國大夫自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得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城之書而比外列國一切削之也大夫卒必書日不日史失之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胡氏曰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後書魯與戎盟會侵伐

並同○趙氏曰凡戎狄不書爵號而君臣同詞○臨江劉氏曰與會者戎之君也不與君稱外之也王者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正朔不加禮樂不及朝聘不與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雖大皆曰子有故也然後著其名爵外之也○杜氏註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潛魯地○傳會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今案待戎之法驅之而已此費誓所以錄於書也惠公與之有好既失之矣隱公明內外之辨修戎政而絕其好會可也不能絕之因與為禮登戎夷於堂陞遂來其盟誓之請雖辭於今竟不能却而與盟於後故於此書曰會戎所以譏隱公降國君之尊失中國之重不修政事以攘夷狄以啓其猾夏之階觀夾谷之會所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之言則知書會戎之日矣會狄會吳放此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國已姓今密州莒縣向小國姜姓炎帝之後漢志向屬沛郡杜氏註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寰宇記屬應天府穀熟縣書人將甲師少入謂破其都城蹂踐朝市也○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當時征伐不自天子出陵弱暴寡紛然無制莒以一婦人之故擅興兵入人之國都王法所當誅也 **無**

駭帥師入極

駭穀梁作倭○無駭不氏未賜族左氏以為司空不書官夫子削之也或曰無駭不書官氏未王命也極據孔氏正義賈逵以為戎邑書帥師用大眾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杜氏註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今之單州魚臺縣也○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諸侯會盟皆有相期約行禮之日然會未有書其日者至於盟誓必詳其月與日以其相與約信或尋或寒皆考於此固有國之所尤謹也前此蔑宿二盟皆不書日久遠失之○至於中國諸侯與戎相詛尤不可之大者蓋盟者刑牲以相示謂神之殛倍約者當如此牲同類為之尚以長亂戎狄豺狼而與之詛一有間隙惟利是視則求小疵而責大信必肆豺狼之暴為中國之大禍故春秋於唐之盟不特謹其日又特書及戎盟深臯隱公之失道而容其亂華也○胡氏曰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昏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夷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其垂戒可謂遠矣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紀杜氏註在東莞劇縣漢屬北海郡今屬青州壽光縣履緌左氏作裂縲陸氏云誤也今從公穀○履緌紀未賜族之大夫也不稱使公羊曰婚禮不稱主人今案劉夏祭公及凡諸逆女者皆不書使蓋雖天子諸侯亦不自主婚所以養廉遠恥故不稱使也女在國故稱女○稱大夫來逆女卿為君逆夫人也今案春秋於婚姻事與卒葬同皆詳書于策蓋送終之與謹始一也男女之配萬事之先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此哀公問所謂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也紀以卿逆猶可言也其或逆者微則輕配偶而無以

正一國之夫婦故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即履綸所逆者婦人謂嫁曰歸臨江劉氏曰歸于

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程氏曰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左氏作紀子帛

程子從公穀曰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之上者也○胡氏曰凡闕文有本據舊史因之不能益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書內之君夫人卒葬異於外尊尊也不地夫人薨有常處也子氏不書葬者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本朝后雖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與

鄭人伐衛 衛都朝歌今濬州黎陽縣稱人將甲師少陸氏曰成公以前侵伐書人者遠事難詳不必皆微者也凡師聲臯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鄭共叔之亂段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諸侯擅興兵以侵伐已則當引咎或自辨喻之以禮義不得免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今鄭聲衛臯而不戰衛服故也衛服則可免矣鄭人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三年春王二月 程子曰日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

己巳日有食之 不書朔史失之也非史道存則人紀立春秋之大義也

者人君之表日食君道所大忌唐歷志曰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食天道之常以歷推春秋日食大槩皆入食限於曆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

日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

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

有小青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德之所生也今案曆家之言如此

則凡日食者不可歸之常度而災之所生乃德之不修也明矣況象見于上而

災應於下自是而後王政日微中國無霸夷狄僭竊禍亂滋起此春秋所以特書以啓人主恐懼修省之心庶幾乎以德消災而弭天下之禍亂也

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在位五十一年崩上墜之形天子崩不書名至尊異於諸侯也喪服斬衰裳直經杖絞帶冠繩纓管屨三年諸侯為天子之禮也天王之喪同軌畢至為臣子者以所聞先後奔喪禮也隱公聞喪而不奔春秋以來送終之禮薄矣聖經詳志以見臯惡之淺深今此平王之崩但書來計而魯人不往且志武氏子之求賻則隱公之蔑視五十二年天下之共主視其喪葬無復臣子哀戚之情邈然不以動其心而自同於禽獸夷狄惡極臯大不可勝誅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左傳作君氏以為隱公之

母聲子名稱義例皆無考據故當以公穀為正○尹氏者王室之世卿詩節之首章指尹氏大師為致亂之人後此二百年立王子朝亦尹氏也則其為政於王室久矣平王繼幽厲之後不能擇畀忠賢以修其政而因用致亂之族使之深根固柢而不可拔故春秋於此即其告終變例書氏以見平王不能中興周

室之由而尹氏數百年相繼禍敗所以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王之卿著世卿不擇賢之弊為後世之深戒也 胡氏曰夫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故公羊傳曰當喪未君也

官其子未命也不稱使古者王崩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故公羊傳曰當喪未君也胡氏曰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於以謹

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義也。案惠公之薨宰咺歸賵而平王之喪隱公不奔，卑不勝誅為政於王室者不能輔王以舉政刑而遣使下求於列國。春秋直書以見其墮體失政取輕天下文武之澤斬然矣。入隱公三年間經書周室止四事耳，而人亡政熄王道之不能復興蓋已具見此春秋所以為簡明也。

月庚辰宋公和卒

和穆公也名之諸侯下於天子且以別內外而謹始終之際也。穆公者宣公之弟宣公之薨也舍其子與夷而立之穆公疾召司馬孔父使之立與夷羣臣欲立穆公子馮公不許使馮出居鄭。程子曰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之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國名今青州臨淄縣石門齊地。在濟南府臨邑縣。齊侯僖公鄭伯莊公來告故書隱公十一年之間盟而不食言者惟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盛強而鄭莊姦猾反覆之人也。鄭之深仇專在於宋故鄭莊恃齊以敵之雖齊聞與宋盟好而左右離間必使惟己之從是以石門之盟雖不寒而二國好合宋與許紀諸國交受入伐春秋詳書於策將使後人考其本末而知鄭莊多詐齊僖不義而強王政不綱諸侯放恣二國相與之固列國並被其禍也。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公羊穀梁作繆。卒自外錄從赴也。葬自內錄往會則書穆謚也。諸侯合請謚於王宋公爵也其稱公與齊衛異矣。然春秋自蔡桓侯之外皆不請於王而私謚者也。左氏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嫻至此葬禮久近與當會者之節也。胡氏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史其義則或存或削曷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諸侯於方岳之同盟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

國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急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也。晉主夏盟在景公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也。急於禮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諱其辱避其號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夏后氏之後周之三恪國在今開封府雍丘縣牟婁杞邑取者言非其有而恃力兼并之也。征伐天子之權土地諸侯所受之封莒人擅興兵以伐人又取其地明伐不以卑志在貪其利故兩書伐取以見王法所當誅也。穀梁傳言伐言取所甚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州穀梁作祝州吁衛莊公嬖人之子不稱公子惡逆之首去其屬籍以誅之也。凡弒殺臣子言殺卑賤之意君父言弒積漸之名也。初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嬖其姊戴嬖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嬖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今年州吁弒桓公而立。謹案弒逆之事人道之大變聖人於易坤之初六言其理以為為臣子而至於弒君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衛國之禍始於莊公之寵州吁縱其好兵而不知禁公存之時妾上僭夫人失位見於衛詩則亂根之萌久矣殖之滋長終不能圖以致篡弒成於桓公既立之後春秋據事直書亦將使讀者原禍敗之所從起而嚴履霜之戒也。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失其正則亂之所從生衛莊溺私愛而使內寵僭嫡嬖

通志堂

子害正石碣之諫足以悟矣復而弗圖辯之不早貽禍後嗣可謂慘矣
董氏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莊公之謂也 **夏公**

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不期而會之名古者諸侯出疆朝天子若罷朝卒
然相遇則近者為主遠者為客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
禮讓絕慢易也春秋諸侯雖非相遇而欲從簡易則以遇禮相見而不行朝會
之禮故亦曰遇春秋因事而書以譏其非王事而出竟無國君之禮今公與宋
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
亂乃行遇禮而還故特書以譏之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自殤公立公子馮出居鄭之後馮以
陳今陳州宛丘縣蔡今蔡州上蔡縣○宋自殤公立公子馮出居鄭之後馮以
穆公不立己為恨有反取其國之心鄭莊又從而佐之於是宋殤與鄭為深仇
矣及是衛州吁立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使告于宋求伐鄭以除子馮之害
使宋為主而率陳蔡以同役故宋公許之而四國同伐鄭也又擊鼓詩怨州吁
言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則衛人乃公孫文仲也○宋殤受國於穆公而馮有爭
位之心正當修德和民外好鄰國則其位自定而馮無所伺其隙矣况州吁弑
逆之賊內懷見討之懼而欲納交殤公苟知名其為賊拒其邪說告于王而討
之則一舉而父子君臣之倫定中國之禍未至如後日之慘也今乃怵於州吁之
邪說合陳蔡以助逆賊之黨而首修怨於鄰國於是馮得以自固於鄭而宋
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逆順之正理自是日從事於兵而弑逆之事卒及其身皆
殤公不能早辯於此役從自及也春秋

書宋公為戎首蓋即事而臯自見矣 **秋** 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 鞏魯大夫公子鞏不書公子隱公之臯人也傳宋公使來
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

鞏帥師疾之也誠如此言則隱公之弗許乃合於義而怵於鞏之固請君弱臣
強正不勝而邪說行辯之不早孰明於此然再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者乃重
言以見其臯惡之不可勝誅而左氏乃以為圍東門五日而還今復伐鄭此說稽
之經意事理殊為繆妄故前事亦未可深信要之隱公不明大義使鞏掌兵權
以稔其惡初不待傳而可見至於聖人以簡嚴之法作經嘗曰書之重詞之複
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大美惡焉此年於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之書既叙之
又重敘之所以反覆痛宋殤失計陳蔡復無人黨亂賊以虐無辜視臣弑其君
之大變不知夷狄禽獸所不為者而以為可親魯隱又從而翼之遂使中國之
人視之為常事宋魯陳衛淪胥繼亂學者於此當知聖人傷世
變扶天理之深旨不可徇傳者之陋見而不明聖人之正意也 **九月衛人**

殺州吁于濮 濮水名在曹衛之間受河汴二水東北至濰派分為二俱
東北至鉅野入濟○傳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從州吁如
陳石碣告于陳請即圖之陳人執之衛人使殺州吁于濮石碣亦使其宰殺石
厚于陳○稱人討賊之詞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故凡作亂自立為君者其為國
人所殺皆稱人言眾所共弃不以為君亦夫人所得討也○胡氏曰于濮云者不
但紀地而已亦闕衛國之人著諸侯之臯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
由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殺之于濮耳夫以討賊許眾
人而以失賊臯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

月衛人立晉 晉衛公子也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有二月宣公即
程子曰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
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通志堂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觀左氏作矢非也棠濟上邑今單州魚臺縣有魚台侯觀魚臺○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公不聽昔益戒舜曰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又曰無違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蓋兢兢業業非禮勿動然後足以正國而治人一或惟耽樂之從則將以逸豫而滅厥德隱公忽臧僖伯之正諫而遠從事於遊觀非所以為君國子民之道春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持書所以示人君當循禮遵法以隱公為戒也

桓公名完而謚桓蓋古不諱嫌名也弑十四月賊討而後葬是以緩謚法辟土服遠曰桓謚者行之迹桓公見弑而加此謚又衛侯爵而稱公見國人私謚也

○程子曰送終大事也不請於王而私加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為也謹案程子之言深足以發明一經書葬之旨學者以此推之則知春秋之時為臣子者皆無以正君父之終也

秋衛師入邾

邾公羊作盛○凡稱師將卑師眾邾杜氏註云東平亢父縣有邾鄉今之單州任城縣也

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邾凡繼亂而立者必有懲艾革弊之政憤排圖治之思而後可以保國而圖終宣公遭大亂而得位既葬踰時首擅興兵以修怨為事則知其無尊王之心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猶考室之考

成也仲子解見隱元年仲子非正夫人不得祔惠公之廟隱為桓立故為其母築別宮宮成而祭之也胡氏曰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此春秋所以正名而定夫人衆妾之分也羽翟羽舞者所執人持一羽凡舞有干舞有羽舞不曰六佾

而曰六羽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樂也○公羊傳曰六羽僭諸公也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左氏曰考仲子之宮將萬馬公問羽數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程子曰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後世羣廟遂僭用之仲子別宮以眾仲之言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故書初獻仲尼以魯之郊禘為周公之道衰用天子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謹案周禮凡天子諸公諸侯之禮節度數各有等舞必有之論周室正禮當從公羊之說眾仲姑欲止用八之僭故略諸公言之非周禮也曰獻者不宜獻也春秋於此書獻以見六羽不當用於仲子之廟書初以見八佾用於羣公之室一言而盡魯僭禮之本末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常山劉氏曰魯僭天子禮樂春秋每事書之以正天下之典也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

入其郭邾人為道主兵也螟為天螟為災國之大事也故記之

冬十有二月辛巳

公子彊卒

彊即臧僖伯諫觀魚者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杜氏曰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故大夫不書葬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鄭邑今潁昌府長葛縣是○宋傷以邾鄭伐己之故報怨於鄭言伐言圍聲其臯而圍其邑經

年乃取著其恭虐阻兵之甚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氏作渝臨江劉氏曰字之誤今從輸○輸者納也和而不盟曰平胡氏曰平者成也鄭人

納成于魯以利相結釋仇怨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
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
鄭人伐宋入其郭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詞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不憚屈已求和於魯繼以納防而未即求許所以
之心而深為合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已求和於魯繼以納防而未即求許所以
為敗宋入許之權與魯隱亦入於其術中而不悟也故惟胡氏之說為得春秋之旨
學者不可不深考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杜氏註泰山牟縣有艾山今之襲慶府
奉符縣也左氏 **秋七月**
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四時具然後為年也何氏曰歷一時無事則書其首月
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有 **冬宋人取長葛**
宋自去冬圍長葛經年不解志於必取鄭莊不赴訴於天子方伯同列以求保其土地人民反結交於魯以為後日報復之計而委長葛於宋稔禍長惡宋殤雖若得志而後日終受鄭莊報復感國喪師以及其身春秋所深誅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伯姬之娣伯姬為紀夫人叔姬待年于父母之國勝不書此持書者以其終不忘紀之五廟雖紀侯卒而歸于鄆以奉宗祀沒其身而後已聖人以其賢可以厲婦行將有其末必錄其本是以變例而特書之蘇氏所謂賢而得 **滕侯卒** 滕國今徐州滕縣也不名史闕文不書葬者魯不會也魯書者也 蓋為滕之宗國隱公怠於禮弱其君雖同宗之親同盟之

國而不會其葬春秋深著其辜胡氏論之詳矣 **夏城中丘**
中丘杜氏註在琅邪臨沂縣東北即今沂州臨沂縣魯無敵國外患之警盛夏

興役事無故之工築妨農害民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春秋重民力之意程子及泰山孫氏言之詳矣然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國見於儀禮之篇詳矣然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有邦交殷聘之禮自隱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聘於天子以魯惟之則諸侯蓋可知矣而齊僖因艾之盟遽遣使於魯以結好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故觀年之聘則凡春秋書聘可以例推矣書其弟又著齊侯寵愛之私也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公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鄰國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適庶之辯以啓年之子無知篡弒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親親之義故不書公子而特書其弟以貶年而著後日之禍始於僖公之不早辯也公羊以為母弟稱弟程子力辯之學者不可不深考也

秋公伐邾

傳宋及鄭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夫和大者所以恤小既平宋鄭則邾宋之睚眦亦可和矣親此而虐彼苟欲悅宋而忘蔑之盟子曰小人比而不周此足以見書為宋討邾之旨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周卿士凡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汲郡共縣有凡城今濬州黎陽縣之境魯隱即位未嘗朝聘天子而遣使聘之失王體矣

戎見隱二年或曰此戎州已氏之戎本昆吾氏之別種周襄入居中國者也楚丘今拱州之楚丘縣漢為梁國已氏縣此非衛之楚丘杜註衛地非也○天子之使入境而不衛地主之辜大矣○程子曰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辜蓋以者言能左右之而為之以者亦聽其左右故凡言以歸者多責其降服而事讎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宋殤衛宣垂近魯地不期而會曰遇此則簡禮相見以謀事也左氏以為齊人

欲平宋衛于鄭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今以事理觀之宋衛本無隙而與鄭為深仇今欲求成于齊故相見以謀之耳必無齊欲平宋衛于鄭之事也觀此遇止二君素相與者而瓦屋之盟齊方與焉則平齊可知也私交以植黨無諸侯相見之禮春秋之所惡也

三月鄭伯使宛

來歸昉昉公穀作邠宛鄭大夫未賜族昉鄭朝天王于東方祀泰山之邑杜氏註在費縣東南今沂州之屬縣也○鄭伯請釋泰山之祀

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昉易許田故使宛來歸昉凡諸侯有大功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以待朝觀泰山有湯沐之邑以供朝方岳之祭祀魯周公之後也故成王賜許田於王畿之內為朝宿邑鄭桓公宣王母弟也故賜昉於方岳之傍東遷以來諸侯不朝王天子無復巡狩遂各以其所近之邑相易此謀始於鄭伯輸平之時先以昉歸魯蓋鄭所以固魯之好而未敢及許其辭則以為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所以免魯人不共先祖之臯而隱公猶未許其易許田也觀此則鄭莊之不憚委先祖所受王邑於人以台黨締交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而後日會防之役卒使魯隱聞齊于宋以成敗宋入許之計又終得許田於魯春秋特書此以著世亂則姦謀遂視君父之尊真如弁髦而因以蔽之以成其交征利之計所以見鄭莊為小人之雄臯之不可勝誅也

庚寅我入昉

此因鄭之歸我使吏治其地政而主有之也既不以力得則當如齊人歸我濟西田不必書入昉可也書入者難詞又以見義

不當受而據有之貪利忘上其惡大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

卒

宿微國不書葬魯不

會不名史闕之也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

瓦屋

瓦屋周地此則宋衛欲成於齊而齊侯從其請而與之盟也春秋之初皆離會之盟至此則三君共要質于神以示明信然宋殤王者之後齊

僖東方之大國衛亦北州之大國夫民無信不立而三君合以要言宜可因此以率諸侯為講信修睦之事成鳩民息肩之圖而明年齊魯會防之後齊侯遂從魯以黨鄭又明年與二國伐宋取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此諸小人平時指天日為誓而他日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嗚呼春秋於瓦屋之盟列數三君而又書日以謹之所以傷世變之甚悼人理之失者可勝言哉以是觀參盟之書庶乎可以見當時之事實而推聖經之旨矣

八月葬蔡宣公

蔡自共侯至桓侯書于史記者其君皆稱侯今考父史記亦書曰宣侯而春秋以公書所以著臣子之私謚其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羊穀梁作包來案浮來莒地今沂州沂水縣有浮來山

尊之同於諸侯也

○傳以成紀好也隱公於小國不憚屈己而不明大義故猶汲汲於盟詛以國君之貴下比小國之大夫降班失列而不自知特書公及以著非莒人之敢敵諸侯公蓋自失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傳無駭卒

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胡氏曰

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此二卿所以書名也其後官人以世而季友仲遂乃至以公子之身而賜之族使之世為大夫故春秋於其卒書公子季友仲遂而先王之禮亡矣其後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由此也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治亂之效明矣案春秋無駭之卒與季友仲遂之卒實因卿大夫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駭挾之未賜族不為薄而季友仲遂之恩實過於厚過厚若隆於恩而先王之禮豪華屢之過則生亂啓釁常必由之學者不可不考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季字天子下大夫例稱字○程子曰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常禮也春秋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今案隱六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為周公之胄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以正其國而朝聘之禮不復行於王室於是諸侯視效而王靈竭臣子則象而篡弒萌皆隱公惡積而不可揜之所致也春秋詳王使之來魯以待讀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

三月建寅之月劉向曰是時雷未可出電未可見雷電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兩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為害也○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胡氏曰案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弒逆之難其兆見矣春秋凡書災異不言事應而

挾卒

挾公穀作挾不書姓未賜族或曰隱不爵大夫也

夏城郎

郎魯近也書不時

其應具存明天人之際者則可考而見矣襄陵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伐邾今城郎而後伐宋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蕭牆而念外人之有非干時動眾恃城保國亦已未矣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今密州諸城縣有防城○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郟之役怨公不

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會于防謀伐宋也○今案魯隱之志於與鄭而仇宋自伐鄭之役已見之矣况六年受輸平八年歸枋入枋其昵鄭之心已深故外為平宋之形鄭復以不王之臯加於宋則興兵有名而其義亦可以招齊於是隱公遂以不王之臯加於宋而為防之會假名義以動齊心俾齊僖背瓦屋之盟伐之而不疑此會防之謀所以為明年伐宋之地也左氏見其名而不察其實故書之如此殊不知鄭莊公特假此以誑齊魯耳觀桓五年繻葛之役則宋殤不王豈至如鄭莊之甚乎故不辯左氏之誣不足以知鄭莊魯隱之心而明聖人書會防之旨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會于中丘為師期也

夏翬

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程子曰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翬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六月壬

戌公敗宋師于菅

菅宋地凡師皆陳曰戰詐戰曰敗公蓋不待齊鄭二國譎以敗宋也

辛未取郟

辛巳取防

郟防宋二邑○傳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今案鄭莊以齊之背宋從己魯之力也故得二

邑而不取俾魯取之春秋以二邑非魯之版圖而遂有之故書取以著其無名而擅據之孟子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此胡氏所謂內小惡直書而不隱

秋宋人衛人入鄭 傳秋七月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今案宋衛乘虛以入鄭鄭莊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之故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穀並作載○戴國舊城在今開封考城縣○傳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程子曰戴鄭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討違王命也○程子曰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之故二國交惡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其私忿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薛夏奚仲之後國都在今徐州滕縣來朝謂朝魯也○周禮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乃間於天子之事而講之穀梁氏謂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凡諸侯朝各書之若穀伯鄧侯者借至而朝禮不同日也累數之若邾牟葛及今滕薛者同日行禮惟天子可受之諸侯不當然也今隱於天子未嘗朝覲而滕薛相率以朝之又不特見之而使同日旅見故臨江劉氏曰隱公之志已驕一旦朝兩國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而受之非獨驕也志荒矣死不亦宜乎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氏無五月時來公羊作祁黎○杜氏註熒陽縣東有釐城今屬鄭州會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

齊侯鄭伯入許 許今潁昌府長社縣書及內為主也○傳七月公會齊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既伏其辜雖君有命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胡氏曰隱公即位十一年未嘗朝聘而受天王之使王室告喪而曾不奔赴以致求賻擅征伐之柄爲人而伐人忽天子先祖之賜田許人以相易之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皆人臣之大惡也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揜矣故春秋所載善惡是非之迹施設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不可不察也○臨江劉氏曰公之不得其終以德薄而多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境禍反在內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顯夷而在蕭牆之內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書君薨必詳其地以示正正而有不忍言者蓋弒也不書葬者君弒臣子當戮力討賊以復君父之讎故賊未討則不敢葬其不知討賊而遂葬者春秋絀其葬以見其臣子之不忠孝而忘君父之讎也○傳公子翬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管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寯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寯氏立桓公而討寯氏有死者○胡氏曰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辜也致桓弒君幾不早辯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寯氏之象著矣而曰使管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辯之不早辯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弒示臣子於

通志堂

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春秋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卷第二

張洽集註

桓公

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書王所以統諸侯正天下也桓公弑君自立故自三年以後不書王元年書王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臯

蓋桓公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此元年所以書王正月也

公即位

桓公弑君而立於周禮九伐之法當伏刑書即位見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推戴弑君之賊弁冕南面立乎其位故桓公之編其書法大率異於羣公此聖人修理三綱救正民彝之大指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公篡立而懼諸侯之討已欲外結好以自固因鄭伯嘗歸祊以易許田而未遂乃求好於鄭鄭

亦欲乘此機遂求許田故與桓公會于垂篡弑之人凡民罔不悉而鄭莊首與為會故書公會鄭伯言出於鄭志所以深臯鄭伯也

璧假許田

許者魯朝宿之邑在周之畿內而近於鄭田者近邑有田自隱八年鄭莊使宛來歸祊意欲易許田隱公雖入祊而未與許田

莊公因是遂加璧以請田蓋其實易之矣書曰假諱之也先王以賜周公之子孫為朝宿之邑而桓公受璧以喪其田故以為國惡諱易言假以深臯之內以諱為取蓋大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越近垂地名盟結祊成也鄭人欲得

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故書及言內之志也交賂之以見其惡

秋大水

大非常也水非常則災害

廣蓋陰盛惡逆之氣所感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

桓無王而二年書王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臯也元年意同或曰弑君之臯當其時未能即治于今誅之猶足為奉天討正王

法故桓二年書王正月猶望王室舉九伐之典於是時也

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夫孔父

初宋穆公舍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於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將

弑與夷而憚孔父故先攻殺孔父殤公怒則弑之遂召馮而立焉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書與夷之弑而後及孔父明孔父

特貶之也春秋於諸侯之爵不輕貶絕惟有用夷變夏崇獎逆賊瀆亂三綱之臯者則黜之故吳楚僭王杞莒用夷則黜號降爵而尤於亂臣賊子嚴其黨惡之法此滕之始朝桓公所以特黜而

滕子來朝 滕隱十一年稱侯今纔二年乃降爵稱子春秋以其始朝弑逆之人

從後日之稱子也胡氏論之詳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

稷以成宋亂

凡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蓋事關世變特書以著之也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今有華督弑君之亂若四國之君有奉天討誅賊臣之舉如隱四年之誅州吁則亂不得成矣魯桓弑隱方以類合三國黨惡謀以賄行相與定公子馮于宋立華督而相

之然後其亂始成無道遂立反易天常者得以肆其志於天下而文武成康之澤幾於滅熄此聖人所深懼而春秋之所為作故直書成亂以深著四國之臯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郕國名杜預曰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郕城郕大鼎郕國所造器也大廟周公之廟也納者不受而強致之也傳會于稷為賂故立華氏也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穀梁傳桓內弑其君外

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秋七月紀侯來朝

左氏作杞紀魯親而弱為齊鄭所謀故來朝魯穀梁傳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也不名不貶從滕子之同同不必再貶也

○左氏曰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未知孰是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蔡地○始懼楚也小國閒於大國而自立之孰是 道孟子告滕文公之三章詳矣徒懼而不能自強於為善所以不振也

九月入杞

程子曰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冬公至自唐

國君出竟朝覲會盟歸必告廟用牲而飲福史因記其歸至與舜巡守歸格于藝祖之意同春秋因史策舊好也

盟唐之舊好也

公及我盟于唐 修隱二年

之書可以示法者存而弗削隱公十一年間其出疆盟會侵入皆不書至久遠弗詳且失之也或曰不行告廟之禮也今桓公盟戎與盟越會稷同彼不書至

而此獨記其至者程子曰危之也桓公之初所與盟會皆同為不義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

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或曰春秋主魯何乃欲戎之討魯君乎○愚謂聖人初未嘗以其主魯而廢拯救三綱之心况桓公之編正月不書王諸侯來朝者或貶

之或人之或生名之與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意一也

程子之傳精矣惟孟子知之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三年春正月

正月不書王者胡氏曰桓弑君而立三年喪畢入見天子之時而王朝不舉殘執之典鄰國不聞請討之事魯義不戴天之臣子反面事讎而不恥使亂賊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見桓無王而行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公會齊

高嬴齊邑所謂嬴博之間蓋齊之東南邑也傳成昏于齊也杜氏註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愚案亂臣賊子與會而

侯于贏

為昏著齊侯之卑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劉氏曰胥命者相命也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連帥命於天子正也諸侯自相命非正也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愚謂東遷以來王政不綱諸侯放恣賢伯之思自黍苗之作已可見矣隱公而降中國絲焚荆楚僭橫莫有任中國之事者獨齊衛為列國之望欲私天下之權於己遂起而圖之西周方伯皆命於天子今欲專之事出創見必求勢力之均相遜相先布之天下耳目而不以為異然後強者乃敢專之故蒲之胥命正齊桓非命伯而專征之始也王命不行諸侯以力假仁者為政於天下蓋基於此此春秋所以特書而謹之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氏穀梁紀作杞今姑從公羊說見二年註○紀與魯親而求援于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二年來朝與之會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者日光滅盡也日食盡為異尤大先儒以為是後荆楚僭號鄭伯拒王師射王中肩故太陽之食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公子翬弑君之賊在隱世名之今乃書公子或曰王命也或曰桓之黨也君臣同弑隱公乃昏于齊以求配偶所謂不待貶絕而臯惡見者也

九月齊

九月齊

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

謹魯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及齊僖愛其女之過至於越竟而送之遂使魯桓之出不為親迎而為齊侯在謹特往會之故僖公之送桓公之會皆非所以重大昏而正人倫之始春秋所以謹而

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言翬之以夫人至者公已受姜氏于謹也受之齊侯則姜氏既得見乎公矣○胡氏曰不能防閑於是乎在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愚案春秋詳書于策以見昏姻之際一違乎禮則始之不正而終無以正身而正其家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稱弟有年五穀皆熟為有書而此獨書者桓公行惡其所感召如元年大水五年旱零冬蝨八年十月雨雪十三年大水十四年無冰御廩災等事十八年間獨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為異特書于策以著桓公之臯憫魯國之民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者冬獵之名周禮所謂遂以狩田是也春舉之者狩當用夏時之仲冬在周正則正月乃其時常事不書而此特書以于郎非其地譏也凡國之蒐狩自有常處鄭之原圃秦之具囿皆擇山林翳密之地因田獵而從禽以奉四時之乾豆魯之大野乃田狩之地今不於常所而遠涉郎地則啓犯害民物蹂踐苗麥之愆足以見桓公心不在民而志於行樂此公狩于郎春秋所以特書而譏之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天王桓王也宰大宰也渠采地伯爵糾名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糾位六卿之長

而名之以其為天子之冢宰而不能詔王以八柄馭羣臣乃親奉命來聘魯桓是寵篡弒以瀆三綱故貶而名之也春秋奉天道以正王法以君天下者必敦典庸禮命德討辜以當天心然後輔相裁成之職盡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故此二百四十年必具天時王月以見天之所以成一歲之運由人之賞罰政刑成位乎其中則天地之功全也今魯桓有弒君之辜王不能奉天討而反使冢宰聘之王者之職虧闕如此使三綱不建五常不立人類將變為禽獸故於今年闕秋冬於冢宰聘魯桓之後以見天地之失其收藏萬物之失其成遂由王誅之不加於魯桓而寵秩之嗚呼此春秋之所以作而聖人尤致其謹嚴以示大法者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

陸淳曰此下文脫

己丑陳侯鮑卒

傳陳侯鮑卒於是陳亂陳公子

佗殺太子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偽朝於紀實欲襲之紀人覺之其計不行而止春秋惡其懷盜賊之心而行朝事之禮書之若實朝于紀然所以抑強暴惡諂詐臨江劉氏所謂聖人誅意之效者蓋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合謀同心以吞噬小國為事自隱三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曹之盟二十年之間二國為一伐宋取郟防入郕入許今又相與謀紀自二君如紀之後紀侯多為計以謀自免於難而卒不能止齊鄭貪噬之心至莊五年使紀季以鄆入于齊紀侯去國然後快于心故春秋之初小國困於強暴者二君之辜居多春秋詳其相與之迹所以深誅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傳曰仍叔之子弱也公羊曰譏父老子從政也此書大指以桓王頻遣使聘魯以寵

亂賊又因仍叔已老而子代任事故書以譏其不親有德又王朝之本夫父老則子從政世官不擇賢非周之法著周室衰亂之由也

葬陳桓

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初鄭武公莊公為平

王卿士王欲以政與虢鄭莊公怨王王曰無之故王子狐為質於鄭鄭伯使公子忽為質於周平王崩周人將遂畀虢公政鄭莊公乃取周麥禾交惡始此六年鄭伯朝王王不禮焉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今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師敗績祝聃射王中肩○案左氏稱諸侯則其君必親從王春秋悉以人書而王不稱天蓋入春秋以來王室未嘗興兵伐諸侯今一旦天子帥元戎啓行而諸侯從之若天討加於宋督魯桓則所謂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而真足以大服天下之心矣今桓王以小忿奪鄭伯之政又帥諸侯伐之而大姦大惡反易天常之亂臣賊子乃屢聘焉其失天下共主之義非小過也遂致鄭伯敢於抗拒祝聃逆節加於王身而王靈至此竭矣故人諸侯而王不稱天此與莊五年書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文十七年書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宣十年書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襄三十年書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皆舉其舍逆亂稽天討致王法不行世變日降所以明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之法也鄭伯敗王師而不書者程子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聖人於此一編經世變存王體之意無不具所謂游夏不能與者謂此類也夫

雩

雩祭有常祀左氏所謂龍見而雩蓋建巳之月角亢七宿以次昏見東方祭天為百穀祈膏雨此春秋以為常事不書者非常祀之月或遇旱暵則

因旱而舉故春秋書之以見災異然特加大者諸侯之雩禱境內山川及百神耳今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雩及上帝用盛樂故特書大雩以志其僭

禮也○程子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諸侯雩于境內山川耳
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歲之
常祀不能皆書故因其非時且過旱災而雩則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
郊禘亦因事而書○臨江劉氏曰禮之有天子諸侯之別自古以來未之有改
為說者曰成王康周公賜魯以天子禮樂成王者周之盛王也其亦謹於禮矣
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始
為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乎
○今案程子之說據明堂位及禮運劉原父說未知所出姑存之以俟參考
冬蝻 程子曰蝗也既旱 冬州公如曹 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
又蝗饑不在書矣 河內州縣也左氏乃云淳于公如曹
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云城陽淳于縣州國所都昭元年傳云城淳于或云因
州公不反國為杞所并遂以淳于為都未詳孰是曹姬姓武王封弟叔振鐸
於定陶為曹國漢屬濟陰郡在 唐為曹州今興仁府濟陰縣

六年春正月寔來 淳于公自曹來朝記禮者曰天子曰非佗伯父寔
來成二年傳王曰所使來撫予一人而鞏伯寔來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紀來諮謀齊難公
往會之成魯地此

秋八月壬午大閱 八月夏時之六月非蒐狩之時大
閱天子之事非諸侯之禮失時僭

禮故書以譏之○程子曰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則教之不素
豈所以保其國乎其不言公蓋懼鄭畏齊為國講武非公之私欲也 蔡人殺

陳佗 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也篡大子免而立
雖踰年而國人以為君故稱陳佗蓋春秋之初先王之澤未泯人心

之正理猶存故蔡人因人心之不君佗而殺佗立厲公○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
而春秋書之同於討賊之例見殺賊者眾人之公也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法務

廣其塗而使之無所容於 九月丁卯子同生 傳以大子生之禮舉之
天地之間所以扶三綱也 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

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問名於申繻命之曰同蓋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
子之禮故史書于策春秋於此明與子之法在於正始明分其物采等衰殊絕

於初則私愛之所不能行嬖孽之所不能干所以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
定國本息亂源也其不稱世子未命于天子也 求成于齊

公告不能程子曰紀侯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賢侯和
輯人民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火田也咸丘魯地書焚
見其廣之甚譏淫獵也 夏穀伯

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據杜氏註在南鄉筑陽縣北今屬襄陽
府穀城縣鄧今之鄧州皆去魯絕遠桓公

弑逆之人而二國遠來朝之故特名二國之君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大也與
反面事讎滅同姓以孤本根之辜無以異是年不書秋冬以諸侯相繼朝桓逆

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具四時胡氏曰大司馬之法賊殺其親則正之冢宰
下聘則天下之望於王室者絕矣故四年去秋冬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田

恒弑君夫子告於哀公而請討今穀鄧遠朝則天下諸侯無復可望者矣故七
年去秋冬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或曰然則邾年甚來朝何以書秋冬程

子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

祭公來

此夏正之仲冬當祭祭之月也常事書者以五月復祭故先錄此以見其瀆于祭祀弗欽之端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家父仍叔詩序皆有之與尹氏同或仍氏家氏世字如趙孟知伯世

夏五月丁丑

祭公來

祭公天子之三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函也函

秋伐邾

微者冬十

月雨雪

程子曰建酉月未霜雨雪記異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天子之三公凡女在其國

稱女今紀季姜在國稱王后者王命之則成所以別於列國用見王命之重而存母儀天下之體於始也遂繼事公羊傳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愚案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於王然後遣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為媒而用是往逆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道哉

故書若祭公之私行而以逆后為遂事以深譏之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桓王后也季字姜姓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

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

劉氏傳自歸者言之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不敢處也不敢處恭也公羊傳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

大之辭言之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胡氏曰不盡書者唯過我與來告則書之也

夏四月秋七月冬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欲朝魯有疾不能行乃使其世子射姑奉命代已行朝禮于魯凡為人子

立不中門坐不主與不敢乘父之車示民有尊也今曹伯有疾世子為國之本不使之朝夕視膳以尼姦邪窺伺之端而令存國忘父越竟僖禮以朝魯桓夫

春秋於桓方以誅亂賊之事望諸侯今曹伯之使世子世子從父之命揆之於義無一可者春秋所以直書而深貶之蓋經有從同同之例射姑之朝桓當以

滕子穀綏鄧吾離之例推之而知其父子之悖人倫且忘其國家之大計也

十年春王正月

庚申曹伯終生卒

胡氏曰桓無王今復書者十盈數也天道周人事變故遠惡者十年必存桓公至是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衛地杜氏註公與衛侯為會期中背桓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遇愚案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背信在衛直不告魯誤桓公至桃丘耳春秋為國諱恥故言至桃丘而不相遇穀梁傳所謂弗內辭也

冬十有二月

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為其班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程子曰來戰于郎三國為主劉氏曰來戰者外為志乎戰

通志堂

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所謂為志乎此戰是也愚謂此義施於戰而為主者皆可通矣。謹案春秋以主客之辭辨用兵之曲直殘民之輕重其臯魯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若今年即之爭直以三國來戰言之蓋魯桓之當討固有臯極惡足以聲而致討齊衛鄭之君既不能奉天討而與之會盟矣今反徇私欲爭小故以無辭而後有辭則臯在三國不容不反常例以明之故今年之書其文異其辭嚴專臯三國特書其來戰以示外有臯則為主之例此聖經之特筆游夏所不能與者學者反復於此則所謂史外傳心之要典可得而識矣不言敗為內諱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胡氏傳微者盟會不

志凡志必君與貴大夫所為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為即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此盟故前書爵爵而以來戰著臯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鄭莊公娶鄧曼生忽立為世子宋雍氏納女于鄭莊公生突莊公卒雍氏欲立其出而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馮宋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宋公不書爵而稱人以其徇大夫之私意干諸侯之正統使之黜適立庶貶之也死難臣道也祭仲貪生畏死為鄭正卿背先君之命而立庶孽故穀梁子曰惡祭仲也觀下書突歸于鄭則祭仲之臯見矣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突名以賤之臯其以世孽違先君之命而篡國也鄭忽以國氏明其正而異於突也不能有其位而制於權臣聽於鄰國其立

其奔皆不由已是以不爵也歸者易辭以庶孽篡國而權臣主之鄰國助之舉國聽命曾無齟齬以致忽之無所容其身觀比事屬辭之言則宋與祭仲之臯不可勝誅固已甚明而天子方伯之職不修以致姦狡強橫肆行而無所忌之實皆可見矣

盟于折

自去年魯與齊衛鄭為仇敵至今年桓公欲合黨以敵之於是結宋與陳蔡要言敵血初無忠信誠懇相與之心又以未命之大夫敵宋公陳侯故盟不足恃以久而桓公又與宋公屢會求以補前之失而堅宋之合然不知其不可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

于曲池

平杞莒也平隱四年莒伐杞之怨曲池魯地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

于穀丘

燕人南燕大夫南燕姑姓國漢屬東郡今滑州胙城縣穀丘宋地在今應天府穀熟縣○傳公欲平宋鄭故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蓋宋之

納突于鄭求賂而後使之入及突入國之後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屬公

也去年與柔盟于折不書

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

會宋公于龜

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又會于龜今案虛龜皆宋地蓋桓公欲成宋之急而屈已連往宋地與之為會不知

人之心不親非屢盟數會之所能回也故春秋詳書以譏之
 鄭伯盟于武父與人交之道忠信誠慤本乎中則有不期合而合者其人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利合而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如仇敵然公之見存於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春秋詳書之以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篡國而立交相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煩盟瀆信祇以長亂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
 丙戌衛侯晉卒 泰山孫氏曰再言丙戌羨文
 十有二月及鄭師
 伐宋丁未戰于宋 兵法曰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兵憤者敗魯桓鄭突此役是也鄭突藉宋之力以篡國宋人責賂則背之而結魯魯桓為突比與宋會盟及宋辭平曾不反已遽然連鄭以伐之故書及鄭師伐宋臯魯鄭也又書丁未戰于宋言魯鄭與宋亟爭尋常殘民暴骨兩臯之也
 不言敗為內諱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

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趙氏曰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蓋齊與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胡氏曰紀弱而遇齊以無道加於己必有引咎責躬禮義辯論之文猶不得免則固封疆效死以守將必有能伸之者今紀不如是憤然藉魯鄭以勝之小國之勝禍之首也況為之援者乃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乎然則紀之不能保國蓋自此戰始矣此春秋主

紀之旨也衛侯晉未葬而稱爵以從金革取敗衄蓋此即朔與兄及壽爭國者惡於立乎其位忘哀戚之心比事直書惡自見矣戰稱帥師者故序列君臣數稱師重衆也

三月葬衛宣公 方與衛戰往會其葬怨不廢義也
 夏大水 陰盛之災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厲公也與比年連兵戰伐修怨故來求好而桓往會

無冰 常燠也二之日鑿冰沖沖乃周正建丑之月固陰沍寒之時而不冰陰不能成物之災○胡氏曰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
 夏五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春二君會于曹矣又使語來涖盟以申固要約稱其弟語譏其寵愛同氣使之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禦廩者梁盛委之所藏也
 乙亥嘗 四時之祭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

人衛人陳人伐鄭 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及大達

也 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以者

通志堂

春秋左傳集解卷二

行其意也鄭突賴宋之力得入篡國歸而背其賂宋人因此與為仇讎魯桓平之宋人不從鄭遂與魯伐宋為丁未之戰宋以鄭突入用其寵而背之且至見伐積其憤怒乞師於齊蔡陳衛以行其意蓋師雖四國之賦而左右死生惟宋人之為聽比於平日諸侯各率其師以伐人者又不同故春秋書以以別之如左氏傳載則鄭之廟市四郊無不殘破以逞宋人之憤夫國以師為本而王制兵師為尤重今宋不反其黨庶孽徇貨賂之失而擅用列國之兵以泄其私忿四國輕以兵假人而使之逞志聖人所惡蓋有甚於樓諸侯以伐諸侯者此春秋特書曰以以見宋與四國之臯不可勝誅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古者諸侯有功則車服以庸蓋王之

五路自同姓以下其用之皆有等差非諸侯所得而私為況可以天子之尊而下求於列國乎天子之畿內方千里租賦所入足以待諸侯諸侯之九貢亦無有以車供王室之用者上越禮以求之下違法而供之則示貪風於天下開賄道於邦國其失自上非小故也故特書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則周室微弱號令不行所求無藝以取輕於諸侯家父為大夫而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取辱命之臯具見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祭仲專鄭伯患

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夏突出奔蔡○聖人之大寶曰位蓋天子至尊而諸侯次之孟子論伯夷柳下惠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聖賢貴於得位以其足以恢弘斯道潤澤生民是以謂之寶其次中才之主苟能制節謹度用賢治民自足

以守其社稷何至位南面之尊秉一國之權而為臣民之所逐哉故凡為國君而失位出奔者春秋皆以自出書之所以臯其道之自失邦之自喪非臣民所得而逐之也其書爵而不名者臯輕惡淺雖曰失道而尚可以待其改過自新則其位為未絕若突以庶孽奪嫡固不可以有國又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與親戚謀而欲殺之為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蓋王法之所當誅故特書其名以絕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世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九月奔衛五年于外乃得復歸不從衛侯朔術之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歸者以其嘗為世子也所以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故程子曰忽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劉氏曰書復歸諸侯之正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莊十一年齊魯鄭入許莊公奔衛鄭莊公使其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許乃先王封建之國叔既當立宜請于天子告於大國以復先君之位乃不能以大義自信今因忽突之爭竊入其國稱叔而不名著其當有國入者難詞以其進無王命退非父授夫諸侯進以正乃可以正邦因亂竊入己之不正無以正乎人故書入以見義有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羊作鄆穀梁作艾○傳謀定許也入所不受也

公會齊侯于艾

許之役實鄭莊以壤地與許相接欲滅而兼并之故糾合齊魯之力而同伐既入之後齊魯俱遜而不受乃與鄭人

人牟人葛人來朝

年國今登州牟平縣葛古葛伯國今拱州寧陵縣諸侯來曰朝此即三國之君矣乃人之者公羊傳

以為夷狄之也○何氏曰桓公行惡而三人朝事之三人為眾眾足責故夷狄之○謹案朝桓多矣春秋獨於滕貶稱子穀伯鄧侯名之邾牟葛人之者蓋滕子先

諸國而朝殺鄧自遠而至此三國者以諸侯之貴旅見於惡人之朝以事天子之禮事亂臣賊子聖人安得不憚人心之失正懼天理之淪亡而深誅之與故特貶三國以示法而其餘則從同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行天子之貴罰而五刑五用不加於貴賤尊卑懵然倒植若此之徒則所謂亂臣賊子懼者為虛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在陽翟縣今屬潁昌府鄭別都也○傳鄭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十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十八年齊人殺子亶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鄭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又昭十一年申無宇對楚子虔曰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馬使昭公不立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謹案春秋止書鄭伯突入于櫟而自此以後忽魯儀之事皆不書者書櫟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于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入其國都蓋無以異特書入于櫟而略其入國者亦所以謹亂之所從生而俾為國者必明於臂指運動之勢謹於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之禮又
冬十有

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袤公羊作侈○杜預曰袤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傳會于袤謀伐鄭將納突也弗克而還○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胡氏曰昭公之與突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才不足以君國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才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責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眾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謹案魯桓宋莊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為突謀乃水流濕火

就燥之意獨陳侯疑之耳然寡不勝眾所以疑而遂合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謀伐鄭也於此又邀蔡而與同事黨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杜氏曰蔡常在衛上今序益張矣

陳下蓋後至○呂氏曰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強弱目前利害為先後不復用周班也○程子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愚案自鄭突入國之後即比魯而仇宋及其出奔乃能使魯與宋自冬及夏悉力伐鄭所謂善結也衛侯朔與母構兄亦姦惡之雄今復因同惡之合陵蔡侯而居其上春秋比事直書以見當時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小人恣橫恃其強眾凌暴寡弱可畏如此及威文之興而後少抑焉當是時雖欲不與齊晉其可得乎
秋七月

公至自伐鄭
孫氏曰助篡奪
冬城向
下有十一月即夏正九月不時也
十有一月

衛侯朔出奔齊
傳初衛宣公悉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

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并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得罪于天子也○愚案朔立已五年二公子不能獨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二子得以行其志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氏之說其必有所

傳矣朔殺兄奪國
王命絕之故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平齊紀且謀衛

案公十三年會紀侯敗齊師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又朔得罪於天子而欲納之一動而二失也黃齊地

二月丙午公及

邾儀父盟于越

傳作會公羊穀梁並作及今從之○高郵孫氏曰及內為志會外為志儀父附庸之君非敢盟公公欲與之盟

耳此當以及字為定越魯地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不書夏闕文○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今案不書敗者以背盟與兵而殘民敗師諱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桓侯也 秋八月蔡

季自陳歸于蔡

傳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紀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何氏曰蔡侯封人無子蔡季當立封人欲立獻

舞而疾季季辟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無怨心故稱字而賢之○劉氏曰季之去權也若季者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逼者也○今案復國於危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為善以其潔身而去一無爭心念宗國聞召即歸能遠禍於未然不悻悻以為高其去就合宜故春秋貴之劉氏之傳

癸巳葬蔡桓侯

陸氏曰案史記世本左氏蔡之諸君皆謚為侯得之矣

蓋告王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諸侯國史因而紀之故特書之明得禮也○啖氏曰蓋蔡季之賢請謚於王也○劉氏曰稱爵禮也稱公非禮也稱爵者諱之

於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諱之於天子者也賤不諱貴幼不諱長天子崩諱於郊諸侯薨諱於王大夫卒諱於君

及宋人衛人伐

邾

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皆背之戰奚伐邾並見於一年之中反顧前日刑牲詔神玉帛交錯弃如敝屣蓋其為人瀆信而好亂不仁而佳兵人理滅矣宜其不踰年見殺於齊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書日失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高郵孫氏曰正月有王桓公之終也弑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諱於一時當見諱於歲月不見諱於終身當見諱於萬世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

遂如齊

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

之以告○今案書樂之會不言夫人者夫不與行會禮也如齊不言及而言與者夫人伉也所以見夫不夫婦不婦進退制於夫人也故劉氏以為猶曰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凡事之異於常者禍之所從起故觀公與夫人姜氏如齊之書即見其違男女之常經而禍亂之所從生斷可識矣此聖人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不可不察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傳夏四月丙子齊侯饗公使公

於其乘焉拉幹而殺之也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春秋書魯君見弑之例有二在內則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之特異者見之此先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明年書夫人遜于齊又莊公不書

即位則雖不明書齊人戕公而桓公之不得其死已昭然於書法之間矣蓋本國之事書之與他國同則非所以見尊君親上之意是以雖桓公之見殺不得不諱然又當存不沒其實之意以示後世之傳信故曰婉而成章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公內不能正室外取

禍於齊其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葬稱我君而後

舉謚趙氏以為臣子之敬詞蓋明言我君以舉其新加之謚然後其詞恭且順不然則恐涉他國君而近於不敬矣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雖在外也雖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詞也蓋國有強弱勢有順逆今齊強於魯而天下既不舉九伐之法諸侯亦未有以方伯之事自任者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然後深責之也

春秋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卷第三

張洽集註

莊公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桓公見戕於齊固不及有立子之命莊公之生雖以適冢書於經然繼承之初創鉅痛深異於他公

不但當請於王即位而父之仇未討亦當告于天子以國事委冢宰而專以討賊為事今泰然居之曾不以父之無辜見殺於鄰國為念但與桓公之初立不同耳是以削其即位蓋莊公之不書即位比於桓宣之特書者固未至此而以人子之心處莊公之時當知莊之無志又非隱閔倍之比也此春秋之旨唯深明乎時義者知之

三月夫人孫于齊夫人文姜莊公母也魯人責其與聞乎弑於是出奔左氏謂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

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蓋文姜之辜上通乎天為魯之臣子者原先君見弑之辜固難以嗣君夫人所出而以恩揜義故斷以大義而去姜氏以絕之所以尊社稷而重本也古之聖人為禮有等衰制服有輕重三綱之設以夫為妻綱皆所以明天倫之正而使人知本以自別於禽獸者也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傳作送考之春秋之例非也況

築館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預書之當從公穀作逆○單伯魯大夫不書名氏蓋周禮所謂公之孤四命也魯大夫而逆王姬者當是時王姬嫁于齊天子不自主昏而使魯主之王姬先至于魯然後往成禮于齊故魯大夫往逆于周也公羊氏曰逆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

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此古者王姬下嫁之常禮也常事不書而此特書之又不書如京師逆王姬穀梁氏曰其義不可受於京師是也躬君弒於齊使之主昏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春秋書此所以著魯居斬衰而主婚姻已非禮之常而不可不辭矣況王室之女下嫁齊侯而齊乃寢苦枕戈不可同天之讎奈何與之主婚於此見魯之君臣無復讎之心而國之三綱至是絕矣

王姬之館于外

築館所以待王姬之舍以俟齊侯之逆也於廟則已尊必有所其特築于外者當是時知仇讎不可與接昏姻又衰麻哭泣不可雜於吉事故築于外也然在乎日為可耳桓公弒於齊未及一年其創鉅痛深當百倍於先君正終之日又可以于外為安而命國人以築

齊王姬之館與春秋所以詳書而著其忘父親讎之罪也

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桓公已終而賜

之命蓋莊公主王姬之昏故親魯而寵嘉其父遣使賜之策命若昭七年衛襄公之卒王使成簡公追命衛侯之比也夫五服五章謂之天命者誠以命德討臯上合天心然後足以昭示至公勸善懲惡今桓公之弒隱在王法有賊殺其親之臯乃司馬九伐之所宜加周王非特不能討又以惡為善示以褒嘉故春秋之例王必稱天而此年特去天而止書王以見王之不能奉若天道趙氏以為寵篡弒以瀆三綱也得春秋之旨矣

王姬歸于齊

王姬來而不書至別於魯之夫人也書歸著莊公之忘親釋仇主婚而成禮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有本無末無以見莊公忘仇之實矣

齊師遷紀邾郟郟

杜氏註邾在東莞臨胸縣東南郟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

之民而取其地齊圖紀久矣今始遷三邑其民之不服者迫遷之取其地而實以齊之民故稱師而書遷至是紀之力不足以自守駸駸於滅亡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莊公之庶兄於餘丘公羊曰邾之邑也或曰小國而近於戎者其曰於餘若曰於越然未詳孰是○莊公之立寢苦枕戈莫先於率一國以同仇於不義之齊捨是而命將帥師先有事於無臯之小國兵興無名而公子慶父以尊屬得兵柄亦見於此莊公是時年才十五慶父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子般閔公篡弒之禍故春秋詳書以譏之○胡氏曰魯見弒者三君隱般子惡皆以暈慶父仲遂先制其兵而後得以成篡弒之謀由辯之

不早辯也豈不信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禮記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

為之服姊妹之服然則王姬比於內女而書卒禮之常也至於舍不共戴天之讎而乃主齊夫人之喪則知有齊而不知有父莊公之臯可謂大矣故自單伯

逆王姬以至此章特書屢書辭煩而不殺以正

氏會齊侯于禚。

禚齊地公羊作郚下同○傳曰書姦也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

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

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云爾○謹案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書法如此則以孔子而當周公之任正文姜之罪必不免於管蔡之誅矣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不氏與無駭挾同伐衛為納朔也命將出師會仇離而納衛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王以魯桓公十五年崩至

此七年乃葬劉氏曰慢也夫喪不過三年天子七月而葬此送終之大事禮經之不可進退者也及是周室衰微隱三年平王崩聘葬之禮諸侯莫之或講而

王室反遣使下求於列國隱公復不往會其葬周室之喪禮至此掃地盡矣方喪之制自舜二十有八載之後一代用之至於此時則不待漢文之短喪而已

先亡矣今桓王七年而不葬者必久喪以待諸侯之至魯人聞喪期不過遣微者往會之耳所以既不書公如又不書卿大夫往而止記桓王之葬也同軌畢

至之禮既不復行於是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先王之喪禮僅傳於後世惟

有士喪既夕士虞耳可勝惜哉孔子序書而存顧命康王之誥作春秋而於此

書葬桓王周室之盛衰可以參見矣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季紀侯之弟諸侯之弟例稱字鄆紀之邑杜氏註在齊國東安平縣今鄆州之境也齊欲滅紀元年又遷其三邑紀侯力不能抗欲去其國故使季以鄆事齊請後五廟當是時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強大吞并無道肆行小國不能校異辭下敵以存宗廟至於如此以先王之建國而宗祀之存反聽命於強暴春秋所以於紀季無譏焉而書入以志其難蓋閔之也

冬

公次于滑公羊穀梁作郎○杜氏註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或曰今滑州也○傳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公以姻親之故閔紀之難已在朝夕而度其力終不能救故

次師于滑將以鄭之不會而辭于紀耳非實有救紀之心也彼於父之讎尚忘之而不圖豈真有心於存紀哉故

書次於滑見師出無名以深譏之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穀作饗○祝丘魯地享燕

兩君相見之禮享有體薦所以訓恭儉燕有折俎所以示慈惠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夾谷之會齊侯欲享魯君夫子猶以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

合拒之豈齊侯文姜可以行之於祝丘乎假先王之禮而為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漢人有云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文姜之行瀆亂周公之禮多矣魯人習之

三十餘年卒至於子般閔公兩君見弑而後止

三月紀伯姬卒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

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蓋諸侯絕傍期其姊妹女子嫁於諸侯則尊同其卒也為之服大功九月然不必皆書此為紀侯去國而

伯姬葬於齊侯因魯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齊襄公陳厲公鄭伯突也三國遇垂

謀取紀侯大去其國紀侯不能下齊遂以國與紀季去之以違齊難大去者離其民社之守而不反之詞也○胡氏曰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以書叔姬歸鄆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愚案紀之本末自桓之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

元年三年凡關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之以見齊鄭圖紀之淺深有漸而卒成於今年也紀之圖存雖其間不能無失然而困於強暴之陵迫委宗廟於其弟而後去之故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強

大閱小弱而寓興滅繼絕之志於言意之表也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齊襄欲滅紀雖其夫人尚在殯而迫逐其君以去之其惡大矣尚以禮而葬其夫人君子以為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加刃於人而以手撫

之斥言齊侯以賤之也秋七月〇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羊穀梁作郛〇微者狩蓋齊侯也齊侯而稱人諱與讎狩也公前此後此皆有事於齊而獨於此譏者譏其一以例其餘蓋通讎之臯俱重不可勝譏而尤莫重乎與讎狩故於此一譏而其

餘從同同也五年春王正月〇夏夫人姜氏如齊師言齊師則齊侯在焉曰如以見魯道有蕩而夫人之行往來恣縱

秋邱犁來來朝邱公羊作倪犁公羊穀梁作黎〇邱蓋附庸國北有邱城犁來名也〇常山劉氏曰夷狄附庸例書名犁來能脩朝禮故書曰朝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也〇今案宋仲幾云滕薛邱吾役也則邱蓋宋之附庸非夷狄也而不得與邾儀父同稱字者臨江劉氏以為未成國謂之邱其或然與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也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羊穀梁作三月〇王人王之命以存黔牟而拒朔也朔搆兄篡國天討之所當加而子突能奉王命以救之春秋一經王旅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所以雖微者帥師而書字以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名之又書入與鄭伯突同篡逆之也〇聖人特入伐衛諸侯於先又褒子突於後正名分以示天討之當然誅黨惡以臯諸侯之同逆而於此書衛侯朔之入國則閔暴行之放恣憂正理之不明者為如何哉自是而後又十餘年齊桓始霸然後諸侯知所一而百餘年間尊卑正否

之權尚有所寄然後知二霸之作為小補於世變之盛衰也秋公至自伐衛書至與公至自唐之意同王誅若行齊

螟〇冬齊人來歸衛俘魯宋衛皆有當誅之臯故書至以危之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傳齊志也〇杜氏註防魯地遠至魯地齊侯之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夜穀梁作昔隕公羊作賈〇恒星經

通志堂

黨惡助亂之國文姜又取以為己之功亦足以見齊襄之淫縱貪黷操貨賂之權以迷惑人心者乃元惡大憝有王者作則諸侯之不待教而誅者也

二傳作寶胡氏曰案商書遂伐三駸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〇傳文姜請之也衛俘衛朔所賂諸侯之貨寶齊人首惡故主受衛之賂而分於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星也經星不見夜明也杜氏以長曆推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如兩者言眾多不可為數也此蓋王運將終而霸統方作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胡氏曰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此天示象於上而人事之必應者也

秋大水 書大為異非常也蓋文姜 宣淫陰盛不制之所感也 **無麥苗** 穀梁傳麥苗同時也周之秋今五月麥熟苗將秀因水漂

盡民食之絕有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杜氏註齊北穀城縣今屬鄆州東阿縣

○文姜元年以罪孫于齊後復宣淫自二年至今詳書于策敝笱載驅錄於齊風與衛之鶉之奔奔牆有茨諸篇論其時世皆一時之事魯衛先王之後婦行放逸同播其惡於萬民故詩謂之變風夫子曰二國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世衰俗末政之陵夷亦相似如此閔公之篇慶父亂魯齊幾取之與衛之滅適同其時聖人以魯之事已詳於春秋故不復錄魯詩而齊詩之及魯事者以不刪而見之夫二南之風后妃不待閑而其德足以化天下後世閑有家之道廢而亡國敗家之禍同一軌轍詩易春秋之旨蓋相為表裏學者不可以不考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止於外而過信宿也俟者杜

氏以為待陳蔡同伐邾也不由王命妄興師眾久次于外無名而動期會莫應故書師次又書侯以深責之也 **甲午治兵** 治公羊作祠○

久次于外而與國不應眾心不一則有失伍逃亡之患故申明約束將以訓齊其眾而不知出之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故書曰治兵治

者不治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邾公羊作成○陳蔡不內之志也案左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則公將而出矣魯與邾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當親者莊公忘親而志於取邾始擇易制之陳蔡與之同事而陳蔡不來然後不得已而要齊以圍之所以邾不服魯而寧降于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讎而貪利資人以虐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間之魯師之出大無功 **秋師還** 常山劉氏曰春秋書魯也故略公而書師所以著輕用民力之辜 **秋師還** 用師未有如是之詳者蓋莊公此年之師尤為非義上不稟天王之命無故次即可謂無名甲午治兵可謂贖武圍邾邾而邾降齊可謂無功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夫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惡○胡氏曰春秋正例君將不言帥師則以君為重今莊公親將其及其還皆不稱公及不書公至重眾也輕舉大眾妄動久役以勞民毒眾至是師為重矣故皆不書公以著其辜此輕重之權衡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

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無知公孫也不書氏與暈州吁同例舉於此後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反徒人費遇賊于門伏公而出鬪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齊襄之見弒以禍本言之則公孫無知之配嫡已積漸於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而不可揜如抗王伐衛殺魯桓公色荒禽荒暱比小人以至禍發蕭牆

通志堂

身殲賊手考襄公即位以至於今春秋所書齊事無一非亡國戕身之媒所謂積不善之餘殃者也徒人費石之紛如死而不書逢君之惡比而不周胡氏所謂死不償責者也或曰州吁無知不氏亦無駭挾之比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初無知虐于雍廩春雍廩殺無知雍廩殺之而以討賊之辭稱人者弑君之賊人無貴賤皆得

殺之所以尊君父廣忠孝而誅惡逆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公穀並作暨○杜氏註莒魯地琅邪繒縣有莒亭今之沂

州承縣也○大夫齊之大宰當是時齊無君蓋卿大夫總己以聽者也稱大夫以其任一國之事而表異之故不名也與文七年扈之盟趙盾書大夫同公欲納糾故及大夫盟以定其約當是時齊國無君而為之立嗣繼絕其德厚矣然志不共戴天之怨而施德焉聖人明著之而繫以公伐齊納糾所謂不待貶絕而臯惡見矣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氏作納子糾今從公羊穀梁作納糾案正義

云今定本乃有子字則知左氏古本亦作納糾矣○春秋書鄭忽及突曹羈及赤并此書糾及齊小白皆所以別嫌疑明正否也小白與糾之正否程氏論之詳矣莊公忘齊之仇而納其公子又所奉者不正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無知已誅可以葬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杜氏註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故曰乾時○傳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皆止○春秋

書及而沒公又不諱內敗蓋復讎而敗雖敗亦榮故不為內諱獨莊公非有復讎之心而納不正以取敗故諱公以貶之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請囚鮑叔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

以歸言於公而以爲相春秋於上書糾正小白子糾之分也今書子糾而書取書殺之臯齊人也糾者齊桓之天倫也以其不當爭而爭立則爲臯以其骨肉之至親則不可殺爲齊侯者當列其臯上告天子下告魯人且明示親親之義而全其生則恩義兩得矣夫殺兄弟當目君而臯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子奪

寄於當國大臣之手毫釐之差霄壤之繆今齊大夫始以糾爲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謀不審於初已爲臯矣及桓公得國又不體其君天倫之恩從議親之辟以赦其臯而必殺之廢興生死輕率甚矣故加子於糾又書齊人書取書殺則舉國之君臣同責其志恩失義之臯也夫天倫之重苟未至如管叔之得臯於宗廟先君與天下之民則必當以親而全其生此聖人以至公之心示後世斷國論之權衡異於私天下爲已有欲絕亂本禍根而推刃先君之遺體者不可不深察也

冬浚洙

洙水在魯城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而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春秋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困民於無益古人徹彼桑土綯繆牖戶之計不如是之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書敗某師而不書戰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古有

司馬車戰之法定期刻期兩陳相向以決勝負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禍若詐戰則出於不意或舉衆而覆之惟夷狄遷徙鳥舉者不可以常法制故春秋自

夷狄之外凡中國以詐勝者皆書某敗某師譏其待中國之人以夷狄而深惡其不仁也莊公政刑不修制軍無法齊師之來以詐而僥倖一勝此書公敗齊之言也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即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者矣何以責魯乎○胡氏曰文告不修疆場無備德已衰矣况兵刃相接又以詐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

二月公侵宋

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已亂寡怨之方也

曰凡師聲臯致討曰

三月宋人遷宿

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杜氏註遷而取其地故

異於邢遷○襄陵許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

夏六月齊師

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魯地今興仁府乘氏縣○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于偃曰

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臨江劉氏曰二國揚兵駐師而不名所伐欲圖利乘便快攻取之意魯又不能推忠信奉文告以止齊宋之師而出奇計詐謀以覆滅其軍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也

秋九月荆敗

荆楚之故號也周成王初封熊繹于丹陽今江陵之枝江縣也自荆子熊通侵

伐漢東諸侯其國始大僭號稱王今其子熊貲始敗蔡浸猾夏矣○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遇蔡蔡侯弗實息侯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遂敗蔡以獻舞歸不稱人及師夷狄之也臨江劉氏論之詳矣書以歸而名獻舞責其不死於位生降夷狄也諸侯不生名名之

則位已絕矣於此見王政不行夷狄憑陵中國楚自此得志中夏者二百餘年而周之子孫日以陵夷皆其有以自取之也

冬十月齊

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國在今濟南府歷城縣○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

滅者夷其社稷覆宗絕祀也譚子爵而不名以其雖失國而恥反面事讎猶有興復之望也不書出國已滅無所出也齊桓方有志尊王室為政於天下非特不能興滅繼絕而以私憾覆滅小國其臯大矣○薛氏曰五霸桓公為盛威陵諸侯以圖霸功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耳儒者之不道也宜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鄆魯地○傳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其國亦困於兵矣

秋宋大水

此外災也蓋陰盛陽微之徵外災不書此特書者宋來告魯弔之也傳公使弔之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此見怨不廢禮與諸侯往弔主人臯已之辭善古意之猶存而未泯者也雖然文豈足以應天哉閔公不能踐敬之一言而以斬宋萬自禍乃董氏所謂出災害以謹告之而不

知變者春秋之存災異可不察哉

冬王姬歸于齊

傳齊侯來逆共姬此所謂齊侯之夫人三

王姬者也魯主仇讎之昏可以辭于王而不辭然仇已易世異於元年之新有大故所以雖齊侯之來逆而不復書止書王姬之歸以譏之也王女下嫁曾無以異於諸侯之女適人者蓋車服不繫其夫雖以示恩愛之隆而陰陽之位夫婦之道乃三綱之所繫不可不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之於諸侯女歸之辭焉

若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是有常禮不可紊也此可以觀抑揚而得乎義理之中者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叔姬伯姬之娣隱七年歸于紀者紀侯大去其

國之後死於他國叔姬還魯至是乃歸于鄫蓋伯姬既死叔姬實攝內事而能不以國之存亡貳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奉宗廟之志故必歸于鄫以終其身易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於叔姬見之矣

夏四月○秋巢之德不過如此春秋可不錄其本末以示婦道之正乎

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公羊作接○萬南宮長萬多

力之士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萬公右欵孫生搏之歸散舍諸宮中數月而後歸之宋人請之反為大夫與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且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獨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諸門手劍叱之萬臂殺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已而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春秋取仇牧遇弑父與君之賊而能不畏強禦死於其難故書及以壯之華督以弑君名列於亂臣賊子身為元惡死不償責固不得而書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弑君而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

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

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皆醢之今不曰宋人殺萬而書宋萬出奔陳者歸惡于陳也天下之惡當奉天討容受其奔臯已大矣受賂而後歸之所謂

肆人欲而滅天理與所謂殺其人汙其宮而瀆焉之意何其異哉此所以當服黨惡之臯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梁

作齊人北杏齊地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今案四國稱人蓋齊桓欲合諸侯行霸事恐諸侯之未諭故未欲煩其君而使其臣來會告以平宋亂舉霸者之事也晉悼公合諸侯于邢丘以令朝聘之數而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故自鄭伯之外齊宋衛邾皆稱人殆公之故事與自東遷以來王政不行下逮隱桓之世亂賊得志強暴肆行天下之心思周道之不可復見而願得賢伯之興以息亂賊制強暴蓋已久矣桓公入國今已四年因宋有弑君之亂首惡方誅嗣君新立合諸侯以定宋亂而陳蔡邾並來受命亦可見天下歸之幾如水之就下矣然

威公苟能於宋萬初弑君之時舉兵討之而定其亂則不勞告諭而天下自翕然宗之亦不待今日而齊矣經書宋萬出奔陳而繼之以此又因見桓公自失幾會於始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杜氏註

於此見其已亡惻隱之心故凡其合於仁者孟子皆以為假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今東平府東阿縣莊公自齊桓入國屢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霸魯有見伐

之虞至此始及齊平齊桓亦知魯未可取故不復以用於譚遂者待魯公穀載曹子之事蓋魯人知桓公之圖霸因盟以求地齊亦有求諸侯之心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但公羊氏言之已過其實而戰國之士又從而增益之耳此亦足以見桓公之屈意以和魯皆霸術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將卑師少曰人○宋人背北杏之會故齊帥近宋二

國以伐之○程子曰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與大眾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愚案伐宋而同陳曹皆宋之鄰不動遠國亦簡便之規模也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見元年逆王姬註魯大夫

之貴者○魯自盟柯已平于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之討宋命上卿率師往會以示從霸之意齊桓方興理勢當從固異於鞏之會宋殤黨亂賊以伐無辜矣是以書會伐而不

秋七月荆入蔡

案傳蔡哀侯為莘故譽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

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而入之觀此則息之亡蔡之入皆哀侯致之惟干戈省厥躬亦足見蔡自會鄧懼楚之後非但不為徹桑土繆牖戶之謀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始則身虜繼以國破楚能贊興兵以悅婦人當是時齊桓之業未成遂致其橫行淮漢浸及中國故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于鄆

鄆衛地今之濮州鄆城縣○傳宋服故也宋公親會魯卿始與為衣裳之會而齊霸略定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傳以為齊始霸

蓋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而自是之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之霸業駸駸向定而諸侯之心猶未一也

夏夫人姜

氏如齊

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是復如齊者蓋鄆之會魯莊不與此行殆出於文姜之意齊侯欲求魯好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文姜播惡於齊

襄之時桓公欲圖霸業則絕之於齊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監覆車之轍豈非未聞行二不義雖得天下不為之法乎此孔門所以不道霸者而春秋特書以累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

郕公羊作兒○案傳諸侯為宋伐邾蓋小邾宋之附庸而不服宋故

桓公為宋伐之宋序齊上蓋是時伯體未全正此役為

鄭人侵宋

間諸侯伐郕而

宋而興亦猶伐宋之師邾人為道而序於鄭之先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序齊上與伐

鄭同伐鄭不止為宋而已蓋

秋荆伐鄭

案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以此受伐蓋齊霸未定楚之威浸及於

中國自桓二年鄭已懼楚而會鄧至此三十餘年而

冬十有二月會齊

後受兵楚之威不輕用蓋如此至是始為中國患矣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

幽公羊會上有公字左氏無曹伯今從公羊穀梁○幽宋地滑國河南緱氏縣或曰今滑州也陳自入春秋以來常列衛下今在上者杜氏曰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介于二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衛上○臨江劉氏曰同盟者何殷同之盟也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

通志堂

冬見曰過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盟之禮見於覲禮為壇祀方明方伯臨之古者六歲而會十二歲而盟桓非受命之霸也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霸也○愚案齊桓欲霸諸侯至是威行信立而諸侯宗之為盟主不待天子之命而中國之不至者寡矣古者方嶽有同盟以示其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之意桓公至此以諸侯既授以事而霸業定因舉是禮約束諸侯尊周以掩其無王命之事與伐楚而舉召康公之命相似自此欲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稱同盟其無王命假古誼以制與國一也而善惡則各繫於其事焉穀梁稱桓公未嘗有歃血之盟而孟子於葵丘之會亦曰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夫子所謂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此蓋其衣裳大會之始也魯莊與盟已而背之諱不書公者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非桓公出而尊周攘楚則中國之民必不免於被髮左衽之禍此同盟于幽之書所以臯魯而與齊也楊雄以習亂為春秋不得已而與齊晉蓋得春秋之旨矣

邾子克卒

邾子克卒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故曰子於是始列於諸侯也○臨江劉氏曰未成國曰邾儀父既成國曰邾子克成國而後書其卒記其葬未成則否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羊作瞻下同○詹鄭大夫叔詹也之罪當書齊侯而稱人以非伯討貶也諸侯不服不能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為可見矣

齊人殲于遂

殲公羊作滅○傳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之齊人殲焉今案十三年滅遂置戍今乃見殲於亡國之遺民蓋絕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蓋王者之道貴於興滅繼絕而齊之

滅遂不止於殺一不辜而已故聖人於此不言遂人殲齊戍而特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以死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之不仁以至於自殲其眾也

鄭詹自齊逃來

執列國大夫踰歷三時不令其服臯而去致防閑弛慢國囚亡逸齊之臯也奉命以使霸國有臯不能即刑竊身逃竄同於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節辱國詹之臯也同幽之盟守信不篤為逋逃主以取伐於霸主魯之臯也片言而三臯著春秋簡嚴於此可見

冬多麋

麋鹿之大者魯所有也多則為異先儒皆以害稼而記災當從山陰陸氏之說以為陰盛所感惡氣之應蓋記異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書日朔俱失之也夏公追我于

濟西

泰山孫氏曰不言侵伐止言追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備也○胡氏傳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言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

秋有盛

盛名短狐含沙以射水中人影中之輒病或至間暇而明政刑於死江淮以南水濱有之魯所無也○山陰陸氏曰盛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也○今案漢書五行志劉向董仲舒已有是說蓋麋者迷也盛者惑也是時文姜為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於哀姜卒再成篡弑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程子曰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

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臯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愚案是時莊公昏懦文姜制國政事不修君命不重故結無復君言不宿於家之禮而以私家之鄙事參會霸之大命先私後公而無所畏與我致討而莊公不誅國之無政莫大於此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如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為臧孫之私行也
 夫人姜氏如莒 為國君之母非父母之國而諸家之說獨程子為得之 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莊公既無復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抑又可知安得不成淫風而致篡弒之禍以至其國幾為齊之所取與
 冬 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三國書人將甲師少也鄙邊邑也擁眾臯也惟干戈省厥躬 魯蓋無辭於討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是

之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夫一

夏齊大災 天火曰災書大

志其甚也齊人來告魯往弔之故書臨

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梁作我○齊桓於是舉攘戎狄之兵戎

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突鄭

莊公之孽子莊公既卒即奪忽之位而篡之中間雖為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春秋不復著忽魯儀之在位所以著其不能君也故論者以為突始終能君夫篡弒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於位豈真與之哉 秋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臣賊子得以終於其位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

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

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弒哀姜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眚公羊作省○謹案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孔氏曰眚過也

肆緩也原其意蓋謂過而入于刑者緩之又赦之此宥過無大之意也怙終不悛賊殺刑戮之所加刑故無小之意也周官於三刺之後乃分眚災之目有所謂不識過失遺忘幼弱老耄蠢愚可謂詳矣然後可以求民情斷民中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廢者後世兩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舉過失而盡刑誅之及姑息之過如莊公者反取大臯極惡而例之於 肆大眚以譏得志良善瘖啞此用舜典眚災肆赦之名而不察其實春秋謂之肆大眚以譏其務小惠而失大德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公子蓋世子也不稱世子未誓於天子也未誓則稱公子重王命也殺世子母弟稱君今反稱陳人故胡氏曰陳亂無政眾人擅殺之也眾人擅殺固不得為無臯然禦寇乃君之嗣適為一國之儲貳而眾人得以殺之則其所自處必有失其道者矣故臨江劉氏譏禦寇之為人子足以殺其身而春秋略殺者之臯

也夏五月

下脫文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傳高傒者貴大夫

夫也曷為就吾微者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與及向成盟于劉其敵大夫以自卑輕君體以自弱去國都而汲汲於小信一也而此復以婚姻而結盟不顧禰廟不共戴天之仇而與齊為昏又當比事以觀而知此為惡之大者也

冬公如齊納幣

案昏禮有六曰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春秋書納幣即納徵逆女即親迎蓋納幣乃事之成而親迎事之終故也莊公生至是二十五年矣制於文姜過期而不娶今喪未畢而納幣圖婚又忘父仇禮不當親行而躬致其禮其為不孝之辜不待貶絕而具見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告于廟也春秋書至蓋原於書巡狩而歸格于藝祖用特之意聖人以舉動之

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也今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也比事屬詞示人祭叔來聘

祭叔祭公之臣為祭公而聘魯不言使穀梁氏曰

之意顯矣祭叔來聘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計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社者古人祀地之名古制惟為社事單出里惟為社田國人畢作東遷而後王制漸變祀事不存古

意浸為美觀襄公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其廢祀典而夸愚俗兆於今矣故左氏外傳載曹劌之言曰齊弃大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

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程子曰昏議尚疑故以觀社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觀此亦足以見齊桓欲親魯以圖霸而親之不以其道也

公至自齊○荆人

來聘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蔡鄭而以聘使至魯已用遠交近攻之術聖而矜不能此三代柔遠人之道也至於此時以魯而受楚之聘非有德以懷來之彼之以禮幣至亦當審所以待之之術如班彪述漢宣戒邊吏之言以為匈奴大國多變詐待遇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

為輕欺觀春秋止書荆人來聘亦可見所以待遇之品節矣公及齊侯遇于穀為婚姻而齊難之也不可與為婚姻則當絕之而數與之約然

于穀

後與之書此所以著莊公之不子而齊桓待人之不以義也

朝公

蕭今徐州蕭縣諸侯相見曰朝書朝公以見非其地蕭之來魯之受皆非禮也

秋丹桓宮楹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鄭地至此又盟以結其信而後許之也

○十有二月甲

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鄭地至此又盟以結其信而後許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桷椽也穀梁傳天子之桷斷之礮石焉諸侯

之桷斲之礮石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刻鏤也於礮斲之外又加刻鏤之工也又曰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

也刻桓宮楹丹桓宮楹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

諸侯無越竟逆女之禮於

紀履緌逆女之書辨之詳矣然則莊公無父之仇猶不可以親至齊廷也况躬君弒於齊而舍宗廟之守往受其女於廟乎昔晉王哀讀蓼莪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思妃偶之合兩年之間三至齊廷而秋公至自齊公羊穀梁與孫氏言

之詳矣杜預究公羊之指歸以為為孟任故足以見

八月丁丑夫人姜

氏入

謹詳此書夫人之至特異於桓公及文公以後夫人至之例而以入書之穀梁氏曰入者內弗受也娶仇人子女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愚案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書夫人姜氏入而莊公無人子之心於奉祀祭享之際終其身為可見矣始之不正終必致亂故夫夫人不終嗣子不立魯國幾亡皆哀姜入之所致書八月丁丑見後公而至之

婦覲用幣

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內禮也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今大夫宗婦並覲同贄特書以譏其失

男女之別○胡氏曰公曰見私曰覲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

大水

夫人姜氏入而大水應之天人感應之速如此春秋

冬戎侵曹

將以納赤也曹文之昭也戎挾不正以納之齊桓不能治所以累齊也

曹羈出奔陳

赤歸于曹

羈繫於曹與齊小白鄭忽同明其正也杜氏陸氏以羈為曹之世子即位踰年而不稱爵不能君也赤不繫國不書公子蓋庶

孽也書歸言易戎力足以主之國人聽命是以不難也赤以庶逐嫡戎以裔謀

觀郭公

蓋經闕誤也劉氏傳或曰是郭亡也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矣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

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理或然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氏叔字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陳始來結好

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也在位三十一

六月辛未朔日有

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食陰盛陽微之徵事關天下固不止為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

謹於視聽言動思之間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彤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至如循征與周禮鼓人大僕所載乃禮文之末耳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其本末之皆失也

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女不書逆不使卿志失禮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

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愚案比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寢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鼓以充陽之事與後世滅膳避寢之禮皆既具文而未必有正厥事之誠意實政也既文而無實尚非修德應天之道況徒以牲

挂飲食求免乎書曰食大水用牲等事以見莊公非惟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之末亦錯矣此魯之所以亂也
 冬公子友如陳友莊公之母弟報女叔之聘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公羊無春字○今年伐戎為追于濟西之師於戎雖能復怨何益於魯之內治乎取報怨也以莊公治家與國之多缺而勞書此以見忽蕭牆而修怨為不知務也
 夏公至自伐戎勞師事外踰時而反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曹伯赤殺之也稱大夫則不失其官豈於羈赤出入之際或肱加之鈇鉞是自虧其股肱也四凶之臯大矣而舜所殛死惟鯀而已其三人者曰竄流放尚從末減也諸侯雖得專一國之權而卿大夫非大臯極惡不得擅加以刀鋸必以聞於天子此王制之所甚謹雖霸者之申禁猶不敢廢蓋視為一體則恩意之篤自足以感其忠敬之心於無窮而視猶土芥無臯而殺之則寇讎之視有所必至此春秋於殺大夫所以詳書以謹之而上下相殺之變至於定哀而極也○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義繫於人則書其名氏也
 秋會宋人齊人伐徐公穀作公會左氏古本無公字陸氏纂例同案宋齊皆卑者則內亦當然左氏為正○徐嬴姓國近齊魯今泗州臨淮縣是也徐蓋是時已服楚故齊率諸侯伐之宋序齊上蓋齊桓使之主兵然失霸體矣故劉氏非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薛氏曰洮溝在濟州今濟南府是也○傳曰非事也諸侯非民事不舉會伯姬非禮也○陸氏曰參譏之公及杞侯伯姬皆失正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

伯同盟于幽再舉同盟之禮以申霸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借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

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沒不名故稱字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無以異於葬諸侯之使則友之行莊公使之非私行也故劉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君不行使乎大夫君行使乎大夫內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大夫而交乎諸侯原氏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正季子可以已矣則是從命也參譏之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春會于洮今又歸寧志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所以厚男女之別也

莒慶來逆叔姬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卿自為逆則稱字嫁女於大敵當使大夫主以與之今公自主之非禮而任情春秋之所謹故特書以譏之
 杞伯來朝杞為三恪桓公之篇以侯書今稱伯者國小力微故降爵以自儕於小國杞之自侯而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齊欲討衛而會魯於此定其交而後加兵於人所以見其謀之審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

戰衛人敗績

前年同盟衛人不至衛為與國又嘗受盟于幽伐而不服
人節制之師而敗春秋著衛之不服臯以取敗故舉戰之日加於伐之上公羊
所謂至之日是也以衛為主深臯之也齊稱人將甲師少也不地於衛之都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
救鄭公羊宋人下有邾人○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株之

救鄭楚師夜遁○愚案是時楚文王卒成王幼子元因夫人之言而伐鄭師出
無名故鄭人示以閒暇而不敢入聞諸侯之救而遂遁時桓公攘楚之計未定

楚政雖亂然自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兵制尚在是後二年之間楚殺子元授政
於令尹子文復修國政故召陵之師雖舉而楚之君臣亦非此時之比所以僅

能使之受盟而已終冬築郟郟公羊穀梁作微○郟魯下邑築者創始造邑

不足以大服之也也冬雖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築郟

之不時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辰穀梁作臣○不言水旱

可知矣事至此兩不足也洪範曰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斂系廡則大無麥禾已見德

之不修而不能召和矣然古人初不敢必於天恐其或爽所應每預為儲蓄以
待之故常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節以制度使有九年之蓄恃吾之有政而不
恃天也今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重臣至自請往告糴於鄰國若不
遇齊桓則魯之民必至坐視轉死於溝壑矣故不言如齊告糴
甚急不可緩之辭譏君臣政事不修遇變苟且非所以為國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延廡馬閑也言新有故而修之也穀梁傳
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

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
微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愚案孔子以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為道千乘之國之法春秋比事而書足以
見莊公無君國子民之心於斯三者皆失之矣

夏鄭人侵許許與鄭世

盟幽之後不與於齊桓之會鄭人侵
之或齊之命與自後許始從中國

秋有蜚公羊傳記異也○何氏云惡臭

書有言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十二年歸于鄆至此乃卒杜氏註

本無也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

紀賢而錄之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諸今密州諸城縣縣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左氏無師字任公輔曰人

公穀書師成魯地地譜今泰山鉅平縣東南○案趙氏曰魯蓋欲會齊圍鄭
至成待命聞鄭已降不復行耳以前會城濮明年來獻捷考之理必然也

七月齊人降鄆

公羊曰鄆紀之遺邑也杜氏註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
城即今東平府須城縣趙氏曰降服而為附庸也○常

山劉氏曰齊肆其強力脅而服之也不書鄆降而曰齊
人降鄆以齊之強故臯之深以鄆之弱故責之薄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錄其生死又紀魯之

九月通志堂

水火長氏集注卷三

一五

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冬公及齊侯

遇于魯濟杜氏註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為魯濟蓋魯地○謀伐山戎以其病燕故簡禮以議軍旅之事所謂定其交而後求

者與齊人伐山戎公羊傳齊人伐山戎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

德以來之今中國之聲教未洽近有荆楚為中國患尚未正臯而勤兵于遠為燕闢地其治之先後兵之次第皆失之矣故人齊侯以為舍近事遠勞中國以

事夷狄之戒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道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何氏註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

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四方而高曰臺○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厲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薛始稱伯蓋降班而告終也築臺于薛杜氏註薛魯地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傳

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常山劉氏曰齊伐山戎得其捷齊侯躬來夸示以威我而聖人書曰來獻者抑

之也○愚案獻者下奉上之辭觀筆削之旨則齊桓之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而輕受之其臯皆可見矣

秋築臺于秦杜氏註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案寰宇記范縣今屬濮州亭尚存○穀梁氏曰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對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愚案

莊公一歲築三臺政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教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

冬不雨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則莊公無閔雨之志可知然獨酉戌亥之月不雨故不得歷時而言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魯地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考此事

詳矣○永嘉薛氏曰莊公自六年之後大無麥禾無麥苗螟麋或蜚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之性尚當少警而公之侈心日起因娶而觀社丹楹刻桷告糴

之後有築郿之役次年新廢城諸防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春又城小穀平歲猶曰不可况存饑而輕用民力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梁丘在濟州昌邑縣○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故遇于梁丘書先宋公齊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

近宋而先之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杜氏註牙慶父同母弟謚僖叔○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

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

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公羊傳曷為不言刺之為季子諱殺也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

而為之諱也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召季子曰牙謂我曰魯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鍼成季子和

藥而飲之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

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愚案古者公族有死臯則磔于甸師氏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叔牙黨慶父而萌篡弑之心故季子正其臯以君命討而誅之又以親親之義不彰其惡唐陸氏所謂恩義俱立權而得中也或謂季友雖殺叔牙而無補於後日子般閔公之禍是蓋不然自文姜以來胎養亂本至此已成若於此時不誅叔牙則莊公之薨濟以叔牙雖有季子之忠秉禮之俗亦無所措其手矣故叔牙之誅乃魯國存亡之幾慶父成敗之決春秋取其過惡救亂能先事而誅之所以原其心而為之諱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書月書日謹之又書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已未公羊穀梁作乙未○子般莊公子見上註○公羊氏曰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傳初零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圍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十月已未共仲使圍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愚案此子般見弑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耦不早立是致冢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內失閑家之道而使圍人犖得以戲女公子觀其告子般之言非不知犖之可誅而又欲以誅殺之權委其子亦終於不能殺而貽身後之患易曰閑有家悔亡傳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莊公反此使淫亂肆行雖其身免篡弑之禍而及其二子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臯其無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自莊公即位以來已專兵柄而莊公之昏庸耽樂不卹國事致慶父肆行姦宄陰為它日取國之計觀莊公疾時與叔牙問答之辭使非季子應時誅之則般不復得立矣今雖弑子般而尚未能取國非特季子之黨未順亦見魯俗秉禮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於霸主以為自託之計齊桓以方伯自任與魯為鄰且親豈不知慶父為弑君之賊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遺魯國之後禍即此已見其無討賊之實意而有取魯之私心春秋書慶父如齊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使得以出入自如而齊侯失方伯連帥之職也

狄伐邢
杜氏註邢姬姓周公之涓國在廣平襄國縣今之邢州龍岡縣狄北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首以伐書著其強也

閔公
名啓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史記云名開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胡氏曰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稟命也○今案閔公以幼為慶父所立初不知子般不終之故此齊桓公之責也桓公若能請於天子誅哀姜慶父於此時而為之置君則父子君臣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縱慶父歸其國以致閔公為篡弑者所立故不書即位亦所以累齊

齊人救邢
案傳管仲言於桓公以為我狄不可縱諸夏不可奔燕桓公於是興救邢之師故於此書齊人救邢以與之而論語以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國亂子弑嗣君幼弱十一月乃葬所謂危不得葬也

于落姑

落公穀作洛落姑齊地○請復季友也是時閔公幼弱哀姜慶父

子卒致季友之歸此乘禮舊俗未泯之驗也

季子來歸

邦之抗隍有親且賢孰不賴之季友遇惡於初萌子般之亂力不能討而遂去

之非其臯也故魯人思之齊侯從閔公之請使召諸陳季子始歸春秋從諸侯弟之例特字之而書來歸所以著季子足以爲國之輕重而敘魯人喜其

來歸之情也

冬齊仲孫來

傳言齊仲孫湫來省難實所謂覘國也仲孫齊智謀之士故歸告齊侯言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問魯可

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奔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臨江劉氏曰桓公不務

修霸主之義討有臯扶微國而更使智計之士窺覘虛實致慶父極惡魯君再弑此由桓公仲孫謀不臧之弊也故奪其君臣之常辭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

事君不以忠法之所禁也孔子沐浴而朝請討陳恒豈嘗告其君以齊人尚強待其自斃哉○愚嘗論之仲孫之臯固如劉氏之言矣然其言魯秉周禮國有本

而不可動則於此可以見周公之澤入人深而足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日所謂秉者與民之秉彝秉文之德同著明於心而不可奪之謂也當是時周

公之禮存於人心爲亂者獨哀姜公子慶父數人耳而在朝之人有見於周公之典禮而不從弑父與君者尚多有之所以國再有難而誅慶父立僖公尚得

以自存於極亂之時仲孫之智善於覘國而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此春秋所以雖貶而尚不名以爲猶有以異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是啖助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爲附庸蓋桓公之強力

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與滅繼絕之誠心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爲天子宗廟之大祭不王不

禘諸侯不得用之魯有禘樂其非禮與雖先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不可施於羣公趙氏程氏言之詳矣況喪禮二十五月而祥又兩月而禫然後以

吉祭易喪祭今莊公之薨至此纔二十二月喪未三年主未遷祔嗣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忘哀潛上反易人心何秉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慶父

樂哀謀篡而爲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婉而成章尤當比事以考聖人誅絕之言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傳奪

卜齷田公弗禁共仲使卜齷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弑而書薨諱之也不地隱之不忍言也例于羣公之書地者而此不書則隱諱變故之實亦可見

矣他國之篡弑明書之可也凡人於其父祖之臯惡尚不忍肆言之聖人書父母國之惡豈可同於他國而不隱乎然諱國惡者臣子之禮也存事實者傳信

之法也聖人之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於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啓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

齊家致後嗣再弑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其實終不可得而揜究○書法則知左氏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修之

者蓋指此類而言之其說必有所傳而施於稱族舍族之傳則非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傳言哀姜

而與聞閔公之弑經書其奔與文姜不同者文姜妻也哀姜母也妻義尤重故哀姜於喪歸貶姓而已

公子慶父出奔莒

傳言哀姜

而不遂此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之辜致辟於甸人以致兩弑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與

冬齊高子來

盟公羊傳高子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魯比三君死曠年無君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爭門是也或曰自爭門至吏門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常山劉氏曰不稱使者齊侯使高子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也○愚案此所謂寧魯難而親之者然春秋予高子之能恤魯

奉使而知權是以字之 **十有二月狄入衛**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而失人心蓋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耽樂忘政習實為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渙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公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至此無噍類矣桓公迎其遺民立文公而為之建國家社稷此所以止書入也以衛為春秋初之大國方與齊侯胥命欲為方伯才四十年而淪於亡滅所以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篡則滅可不戒

鄭奔其師昔舜授禹之辭曰后非眾罔與守邦此古先聖人相傳之體也今以欲遠所惡之人而舉一國之眾付之度外存亡死生舉不以關其心當時如楚如狄方有狡焉思啓封疆之心一旦乘罅擣虛則鄭必束手就亡矣春秋書法因物賦形或書人臣之奔或書師旅之潰此皆不以是書而蔽臯乃如此可以識輕重之權衡矣以此類推之後世謀國如舉一郡縣之民三軍之旅陷於重圍之中置而不救皆得臯於聖人者○胡氏曰惡高克者文公而特書鄭者蓋國本顛危曾不扶持是大臣之失職也

春秋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卷第四

張洽集註

僖公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母成風謚法小敬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僖公之即位在高子來盟之後桓公又為之誅哀姜不可謂不出於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於天子正君臣之

經以示天下之大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於君羊公而桓公止於霸術觀僖公不書即位以考時義當知反經之學有國者不可不明也

齊師宋

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聶北杜氏註邢地或引水經云聊城縣東北有聶城今案左傳聊攝以東杜氏註聊

城東北有攝城恐傳寫之訛未可據也○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之規每主於持重故不遽決於一戰而持久以待之春秋書次雖

所以譏其緩而不書以則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夷儀公羊作陳儀案輿地廣記河北

邢州龍岡縣北一百五十里有夷儀嶺即所遷也○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邢遷如歸此乃因邢之欲遷而遷

以定之與前邢鄩鄩陽宿之逼遷強取者不同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故公羊以此為出於其意而彼則非其意也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傳邢遷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案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定必遺後患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為之板築使之足以守而居之安合於救患分災之禮於此若止書諸侯之師城邢則無以見桓公定邢之美意故再叙三師以見入春秋以來悉力存亡惟有此

舉得南仲城朔方仲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

歸夷齊地○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知矣自文姜弑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十四年間濁亂昏迷卒

成再弑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誅死不赦然後三綱稍

明人倫粗正此縱臯荆至是稱楚者蓋荆乃州之名也商頌稱

誅惡失得之明驗也楚人伐鄭奮伐荆楚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

以來雖駸駸強盛而未暇正其國之號名故以州稱及熊頹即位今尹子文得政

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案前此獨來聘稱人其侵敗中國皆以州舉自此始

稱號稱人則浸強而有陵駕中國之意矣然終齊桓世雖伐滅小國止稱人者以

桓之力猶足以制之也及桓沒而宋襄霸然後始列於會盟偃然主諸侯而春秋

有以爵善者矣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榿公羊

杜氏註榿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今宛丘縣也○傳謀鄭故也○今案楚人伐

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強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九月

公敗邾師于偃偃公羊作纓○偃邾地○方是時楚人陵駕上國公

師不務睦鄰事霸以僥一時之利足以見僖公無修政刑安中國之志矣其所

以免於齊人之討者必以公親至榿而邾以人會也然齊桓新拊存魯國而不

稟命擅興師之臯不加之討是為佚罰亦足以見霸政之不足以一人之心它日

與曹同伐厲遠役在外而宋人乘虛伐曹有自來矣書敗邾於會榿之後非特

著魯僖無保邦之道亦見桓公霸威之不立也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

鄆獲莒挈鄆公羊作犂穀梁作麗○鄆魯地○莒人來求歸慶父之賂

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胡氏曰不能論以辭命使自知其不直以抑止之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故以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十有二月

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案傳齊人殺哀姜以歸其國僖公請而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夫人與於亂齊桓正其臯而討之死不以其正

不可以入宗廟然則曷為不於死焉貶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地今開德府衛南縣是也○案衛滅之

白馬其年戴公卒文公立桓公城楚丘而封之今此書城楚丘蓋分板築之役

干諸侯而魯往城之也桓公拯救衛人之功至使衛國忘亡而春秋無一辭以

美之者桓公雖有存亡繼絕之大德而不免專天子之大權衛雖當封而周室

尤不可以不尊故於此略齊桓之功而止書魯人之往城所以抑霸權而尊主

室其義微矣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僖公請之故純用虞師通志堂

晉師滅下陽

下公羊穀梁作夏案下陽與上陽為對下陽號之塞邑在今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號所都也當從左氏作下陽

○虞周太王子仲雍所封其都亦在平陸之地號文王弟號叔之後晉成王弟唐叔之後國都在今太原府晉獻公詭諸武公之子也武以曲沃伯篡晉獻公嗣立浸以兵吞噬近地之小國晉與虞虢為鄰自莊公末因虢人侵晉而謀於士為以圖虢為務今始與虞伐之蓋先以重賂璧馬間虞虢之交使虞人不知其謀忘輔車相依之勢反道晉以滅下陽下陽者控制虞虢之要地晉取下陽而虞虢舉矣故春秋於此書滅而後皆不書示有國者設險守國之法書虞首兵蓋以爵先晉且如邾之道鄭所以見虞之自取滅亡而深著晉人陰險兼并之詐謀也

黃人盟于貫

貫公羊作貫澤○江在汝南安陽縣今蔡州新息縣之地黃嬴姓國在汝南弋陽縣今光州定城縣也貫今興仁府

濟陰縣有貫城○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冬十月

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今案書此以見魯國上下皆以無雨為憂也止書首時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

楚人侵鄭 莊三十年楚額已長殺子元用子文為令尹子文毀家以紓國難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兩歲之間專以圖楚為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

僖公十九年之後矣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

志乎民者也○愚案春秋傳心之要典三時不雨則饑饉荐臻民命危殆此漢所以編於詩而去冬及今年春夏之不雨雖記陽亢時災然書法異於文公亦因以著其君尚憂民之憂也 徐人取舒 舒今廬州舒城縣○齊桓方霸而不能戢諸侯等事有以教之無以令之也○趙氏曰凡得國不書滅者不絕其祀也 六月雨 得雨而喜見僖公樂民之樂異於不書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今東平府須城縣也 盟以定其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之約也○胡氏曰諸侯之師同次于陘者桓公之正兵也又令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案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觀伐楚後令江黃伐陳則知之此桓公克敵制勝兵分奇正之謀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公羊作莅○傳齊盟公子友如齊涖盟魯侯不至于陽穀而致其上卿以盟之魯宋為一而列國無不從役矣 楚人伐鄭 伯欲成孔叔不

可曰齊方勤我弃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

潰者民心離而逃散也蔡自獻舞以來屈服于楚桓公欲討楚而加兵於附楚之蔡先責其以文王之曹

而甘心於僭竊之夷蔡眾既潰則威震而兵強故可以遂伐楚也

遂伐楚次于陘

胡氏曰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陘楚地

杜氏註穎川召陵縣有陘亭今穎昌府鄆城縣也○楚自魯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為中國患又積五十年富強吞并之力今比年伐鄭氣陵中國所幸齊自桓公入國舉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其臯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謂有功於中國矣然桓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仲復未嘗有聞於君臣之大義故揆之天吏討臯之法則不奉天子之命未敢正其僭王之臯僅致屈完來師請服受盟然其與屈完觀師恃力驕矜形於辭色遂來方城漢水之對屈完之歸卒踐此言不純屈服時出于紀滅弦救鄭故曾西得以鄙其功烈之卑書遂伐楚以譏其專書次于陘以著其師有節制用能懼懼楚人底定中國

夏許男新臣卒
傳言卒于師陸渾以為非蓋召陵地屬免民左衽也
穎川穎川今之穎昌府長社縣去許密

邇故許男疾而歸也○臨江劉氏曰古者君即位為柁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柁卒于師曰師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所以著許男新臣之為人君不知命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召陵在今鄆城縣漢之穎川郡也書名氏嘉其服義而進之也來而不書使者春秋待夷狄謹嚴之法雖錄屈完名氏以進之若書楚子使屈完則一同於中國君臣之辭矣故書楚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子使以嚴夷狄之分而伸齊桓方伯之體屈完既至而桓公退師以禮楚與盟以堅其求服之志於是見桓公之待楚進退有禮雖不足以及盡王者之義而夫子所謂一正天下民到于今

齊人執陳袁濤塗
受賜實二百四十年其盛之舉不得不序其績也
袁左氏作轅案釋文左氏亦作袁去本亦作轅○公羊傳濤塗之臯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

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臯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程子曰齊命也○謹案左氏與公羊所傳袁陳反但怒袁濤塗之言耳今案若果由陳鄭而歸則何必魯及江黃伐陳又再勤諸侯之師乎以此考之則知公羊大陷沛澤之說為信所以桓公怒陳之深至於興諸侯之師伐而又侵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師出三時見久役之勞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羊作慈○再侵者陳近於楚伐而未得其成則陳必不服故侵以列國之師待其服而後已觀孟子謂成湯之征伐至於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若時雨降民大悅則桓公於此慙德多矣況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乎兵以憤興則後有當討者應之必急人亦侮之故楚終不服鄭伯逃盟以至弦不能救而坐視其滅皆怒陳之過致之也故春秋詳書伐侵以著其臯凡孟子之書論湯武之拯民切切於王霸之德力與子路管仲之人品皆述聖人之志明春秋之大旨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獻公之世子公既立為冢嗣後又嬖驪姬而欲立其子奚齊因外嬖

梁五東關壁五之諧使申生居曲沃士為曰大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為吳大
伯不亦可乎申生弗聽閔之二年公又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勸大子行
又弗聽及是大子歸胙驪姬毒而獻之公殺大子之傅杜原款或謂大子辭
君必辨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臯曰子盍行乎曰被此
名以出人誰納我乃縊于新城○陸淳曰申生有愛父之心而陷父於不義使
讒人得志國以大亂諺所謂小仁大仁之賊也○今案春秋於此斥晉侯而目殺
世于者蓋獻公嬖寵庶孽聽讒如流輕世適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
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兩俱奔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破此董仲
舒所謂為人父而蒙首惡之名者即此書法
杞伯姬來朝其子杞伯來
可以考筆削之權衡而示有國之鑑戒矣
為寧成風也其子蓋年十餘歲杞伯在而使其子隨母以來也然朝者宗廟朝
廷之上諸侯相見之禮公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著杞伯與僖公之
失正也
夏公孫茲如牟年見桓公十五年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羊穀梁作首戴杜氏註陳留襄邑東南有首鄉襄邑今屬拱州然以為衛地則非也○王世子惠王之長子鄭也初惠王取陳嬖為后生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齊桓公以其廢長立幼將啓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絕亂階也○穀梁氏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世子去者唯王之貳也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程子曰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

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胡氏因此論世子之班位以葵丘宰周公與王人同列於諸侯之上而不殊以尊之知後世欲次皇太子于三公宰相之下者自天子而言欲屈遠其子示謙德也若夫定上下正分義必用春秋之法使羣臣得伸其敬於王之貳然後貴有常尊而上下辨矣此春秋之書法所以別嫌明微而建諸天地無無中事而舉諸侯者舉諸侯
豪釐之悖者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以明世子不與盟也再稱首止美之大者也此盟蓋會王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尊王室殆亦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與世子天下之本本不可搖苟適庶之位一亂則善惡各有所宗故君心稍偏欲廢適立庶是為小人先立宗主而陰長陽消之形見矣方伯者察天下之勢而正救於未亂者故桓公之謀寧周春秋之義舉也穀梁曰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公此舉其義既明其禮復正此所以為一正天下之功而再書首止以美之也
鄭伯

逃歸不盟惠王徇后之意欲易世子故不悅桓公此舉使周公謂鄭伯曰於齊欲逃歸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不聽逃其師而歸○桓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逃者匹夫之事也鄭伯背公徇私違弃眾善行同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杜氏註弦國在弋陽縣東南任公輔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黃地已見二年○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桓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鬬穀於菟楚之名大夫也輔楚願以當齊桓雖外受盟于召陵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此窺見王懷愛叔帶之意而不悅桓公此舉遂因王間鄭而親帥

通志堂

師滅弦書人臯之也弦子書奔不服於楚而逃去之不名以為尚可望以興復其國故不絕也至於忘宗社事仇讎然後名之名之乃絕之也黃弦同壤而黃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然桓公不能救弦以啓救鄭圍許之紛紛蓋楚之滅弦已出於迅雷不及掩耳之計矣公於此時因弦子之奔而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而制楚之橫與故詳書以臯桓公之失此幾會也

○冬晉人執虞公

虞稱公嘗為天子之三公也啖氏曰春秋時以強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弗聽許晉使八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國者先祖所傳而世守之下陽二國之門戶虞虢所恃不可失也一失其險則是自徹門戶坐待束縛今虞公貪璧馬之近貨忘家國之將絕而以國之所恃資敵故書滅下陽於前而書晉人執虞公於後則晉獻無道絕滅虢叔虞仲之祀與夫虞公之自取亡滅片言具見所以戒後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伐鄭圍新城

新城傳曰新密杜氏以為滎陽密縣今屬鄭州討去年逃首止之盟也○胡氏曰以霸主諸侯之力圍新造之邑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蓋桓公欲待其自服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圍許之役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

之圍也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此見桓公之急於義也故書遂以予之

冬公至自伐鄭

師出三時

七年春齊人伐鄭

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夏小邾子來朝

羊公

作小邾婁子後同○杜氏註即犁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二邾皆曹姓鄭殺其大夫申侯陳轅濤塗譖申侯之事蓋未可信而言申侯申出自楚奔鄭理或有之惟申侯不忘故國所以道鄭伯背霸從楚以啓霸主討鄭而致殺身之禍與

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穀梁作甯母甯音通甯母魯地杜氏註高平方與縣有泥母亭音如甯○案陸氏纂例公穀無鄭世子華云左氏有之誤加之也今公穀皆有姑存之○傳言齊侯因管仲之言而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又不受鄭世子為內臣之請以見管仲之於桓公正救多矣

通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陳世子款盟于洮

洮曹地○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愚案齊桓雖主會而先王人足以訓矣而使之與諸侯之盟非所以示尊尊也○胡氏曰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

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錄名不以其貴故

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之上
不以其賤故輕之也可以觀春秋尊君之義矣
桓公以首止之逃外之也亦足以見
霸權之重而可以使鄭伯之自反矣
夏狄伐晉襄陵許氏曰晉恃強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禮不王不禘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非魯之所得用于大廟

大廟周公廟也此當書有事于大廟而曰禘于大廟者以見禘之非禮論語所謂自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而記禮者又以爲夫子嘗與子游言之以魯之郊禘爲非禮蓋異於祀宋有天子之事守此書禘而不書大事之意也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劉向以爲成風而唐啖趙本朝劉氏孫氏胡氏皆從之劉氏胡氏之說詳矣范甯所謂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尊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欲尊其母實卑其父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也不書葬此言明白得春秋之旨者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御公穀作禦夏公會宰周

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宰冢宰周公名孔王之三公食采於周扶風雍縣東北周城是葵丘杜氏註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今開封雍丘縣也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穀梁氏譏其背殯出會以

爲無哀蓋非有金革至急之事喪僅踰時豈可出乎然比之以嘉禮行而稱爵者雖同非禮亦孟子所謂百步五十步之間耳宰周公天子之爲政者不殊會之宰權雖重非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也傳曰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也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桓公之會盛於此矣秋七月乙酉

伯姬卒內女也公羊氏曰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不以殤降也九月戊辰諸侯盟

于葵丘書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也其義與首止同盟之載書詳載孟子其一命之詞三綱所繫蓋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故穀梁氏曰陳牲而不歃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故於此再書葵丘以美之雖然大學之道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爲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則何以令諸侯固無以正天下矣況道不足以治心諸侯方服而驕公羊氏以爲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左氏亦記宰孔遇晉侯如會而謂之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遂止晉侯之行蓋本源不正而驕吝形其視夫諸侯大會而作誥謂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以謹造邦匪彝惛淫之戒者何翅霄壤之殊哉聖人道大德宏以齊桓霸功積累至此而成是以姑掩其

甲戌晉侯佹諸卒左氏作甲子不應甲子在戊辰後合從公羊作甲戌佹公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弒○傳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

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

濟則以死繼之冬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穀梁氏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胡氏論不子之說詳明可以為穀梁之義疏○愚案奚齊謂之其君之子以晉獻公殺適立庶而奪之也齊舍未踰年而謂之君以舍之正而與之也或抑或揚得是非之公可以觀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莊公十三年柯之盟魯已服齊雖莊公因婚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者幾二十年蓋桓公霸業未成不責諸侯以朝禮也今僖公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霸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霸主自是始矣

狄滅温温子 温今孟州温縣本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邑○傳蘇子叛王

奔衛 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此見王靈不振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公羊居鄭之權輿也

○案外傳驪姬將殺申生而難太子之傅里克謀於優施飲里克酒為鳥鳥集枯之歌以感動里克里克欲中立以免難稱疾不朝驪姬遂得以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殺奚齊卓子而欲納重耳聖人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以成驪姬讒賊之謀及其終也逆獻公之遺命而弒二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君臣之分已定而犯上作亂如此故正名其弒君而荀息不失信於君得以死節書此其定臯所以為輕重之權衡非聖人莫能修之也荀息書及著其節也書大夫不失其官也里克荀息之得失予奪胡氏論之詳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山戎也薛氏曰當是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嘗入衛

逼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温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捨強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況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再弒其君而其誅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蓋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為賊而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得

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己懼其又將以己為奚齊卓子是以殺之蓋其事與專殺大夫無以異固不得以討賊之辭書之也○穀梁傳里克所為弒者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臯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傳晉惠公使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鄭言於秦

伯曰呂甥卻稱異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幾不濟矣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及里平之黨○案惠公志於得國而無人君之度外則失信於秦內則忌克多殺故平鄭雖有私謀貳心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也

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陽穀齊地○男女無別則瀆亂生諸侯會霸所當講者必有所不及而般樂瀆亂淫浸日長宜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

徐救不力女寵盛行霸業遂衰而魯僖之怠弃國政亦自此始矣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

旱也穀梁傳雩得雨冬楚人伐黃 中國夷狄之勢相為消長而未有不原於心故

曰毋怠母荒四夷來王桓公怠荒之心見於陽穀之會矣楚人已占之於江漢之間而遂興伐黃之師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不書朔失之夏楚人滅

黃書滅著夷狄之強中國不救而黃君死於其位公羊所謂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也秋七月○冬十有二

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公羊作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楚既滅黃而莫之恤狄侵衛之師所以肆行也夏四月葬陳宣

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杜氏註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衛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子帶之難也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

齊陽穀寗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杜氏註杞邑漢書地理志北海營陵臣瓚曰春秋謂之緣陵今濰州昌樂縣○

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蓋避淮夷而遷之於緣陵其事蓋與楚立同而當是時齊桓拯救諸夏之志怠矣故經書詳不如城邢略不如

楚立亦輕重之權衡也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鄆穀

梁作繒後同鄆國禹後姒姓漢屬東海郡晉屬琅邪今在沂州承縣東北有鄆故城又有鄆山○季姬不繫國是未適人也而與鄆子遇於防蓋僖公鍾愛其

女使自擇配其失父道而不謹於男女之別甚矣鄆子與季姬遇聽其使而朝魯使來請已夫婦之始而不正如此書之所以記僖公之不父鄆子之不夫非

所謂永終知敵者也秋八月辛卯沙鹿崩鹿漢書元后傳作麓○公羊曰河上之邑穀梁曰林屬於山為麓沙

山名也詩所謂高岸為谷者謂是類也此晉邑也不言晉劉氏曰山不可以繫國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狄侵鄭狄數犯

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伐邢滅温而至此冬蔡侯肸卒蔡畿內之

霸圖弱而王室卑諸國受禍著齊桓之怠也至此始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至此始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楚人

伐徐傳曰徐即諸夏故也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齊地齊語曰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註云四塞諸夏之關也地譜云與匡近○蔡丘

之盟諸侯既聽命矣此為楚人伐徐而合諸侯即驅之討楚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心已一而復貳非伯主救災恤患之心怠而人始懈乎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心之盛衰霸業之所從而盛衰也故特書盟于牡丘而霸主諸侯之心皆疑不足以保徐斷可知矣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匡衛地今開封府長垣縣西南○何氏曰言次者譏

諸侯緩於仁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次止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胡氏曰徐在山東與齊密邇楚都于郢距此遠矣今楚肆其憑陵暴橫而桓公之救特勉強不得已而應之耳書此所以著其德衰誠息而攘夷安夏之志息也

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今隨州隨縣在徐楚之間攻楚之必救以解徐也○謹案兵法攻所必救謂之奇兵然繼此楚敗

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而後不克救而還正所謂未聞攻之久者況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乎

八月冬蝻公羊作蝻九

月公至自會

暴師三時不能救徐大無功也

季姬歸于郕解見上己卯晦震

夷伯之廟

震為雷凡霆擊之怒比日震之發也夷伯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大夫卒則書謚字○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

擊而為雷霆不善之積蓋亦如此傳言展氏有隱隱故程子以為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然天之怒擊每在於惡稔而人誅不加之後故春秋書震者惟此事耳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君子知天之日監而畏其威如此所以事天也

冬宋人伐曹

傳曰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嘗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有王事而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

霸乎故永嘉薛氏以為伐厲而宋人內叛此則桓德之衰襄志之私皆可見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杜氏註下邳僅

縣東南有婁亭今在泗州臨淮縣○書以見楚兵之獨勝而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

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韓後為韓國今同州韓城縣○秦晉之曲直左氏載之詳矣秦三施而晉無報所以

秦伐晉而不書又以晉主是戰也韓簡亦言師少於我鬪士倍我蓋秦直故勇師敗績君重於師也胡氏論之詳矣秦舍晉君於外已而歸諸晉所以不言以歸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隕公羊作實○傳隕星也○程子

曰自空凝結而墜也不言石隕而言隕石是天應之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鷁穀梁作鷁○是月言非戊申

且失其日也鷁水鳥也宋都今應天府宋來告故書○程子曰退飛倒逆飛也必有氣驅之○此二事皆記異也星隕為石不祥也鷁退飛不順也宋襄欲圖霸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警懼之卒之五年被執六年兵敗天之示人顯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書

季姬卒

內女出嫁者紀伯姬叔姬宋共姬皆書其葬獨鄆季姬紀伯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正人倫明王教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

侯曹伯于淮

淮杜氏曰臨淮郡左右案臨淮郡後漢下邳國今泗州○傳會于淮謀節且東略也城節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

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皐陶後之封楚之與國也○傳齊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

之役也以此見桓公之興師未矣

夏滅項

項國子爵漢屬汝南今陳州項城縣○案傳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

止公○程子曰滅人之國臯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取今項之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於此見聖人文理密察亦所以示人五刑五用必審其人然後

當臯也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魯地今在襲慶府泗水縣○傳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今案大臣滅項而止僖公刑已偏頗又遠會婦人于魯地此管仲既亡桓公志荒之政也

九月公至自會

傳九月公至書曰至

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今案諱之者以為國惡也公會諸侯而大臣滅人之國得臯於伯主其身見執反國不討無政刑矣故謹致之

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東萊呂氏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攘夷狄伯諸侯有一正天下之功然仲本無正

心誠意恪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公羊宋公下有

會字○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贏生昭公潘密

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牙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管仲卒五公子

皆求立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今案長幼有定分相公管仲不能自制

其尊卑正否之辨而輕屬幼少以為亂階公之君臣既失其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

喪乃成桓之私意帥四國之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書宋公以為我首深臯之也○臨江劉氏曰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曰納公子昭于齊

不與納也曷為不與納公子昭非正也

夏師救齊

殺梁傳善救齊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

戰于鬪齊師敗績

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鬪立孝公而還○泰山孫氏

曰春秋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以宋主齊不與宋襄伐齊也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其臯大矣○程氏傳書敗績責齊臣也

狄救齊

常山劉氏曰齊新有喪而諸侯加兵不道如此狄乃能行義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怙亂滅義夷狄之不若也

秋八月丁亥

葬齊桓公

杜氏註十一月而葬亂故也八月無丁亥日誤○桓公自入國以來急於功利志於富彊其處已待人皆不以正心正家為務

肉未及寒而庶孽爭國宋伐其喪冢子見殺國幾於亡足以見霸者功烈之卑聖門不道之實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那黨狄以伐衛然論其曲直則衛之忘恩背霸以伐喪奪長宜得聲臯致討之師故人狄以進之見聖人臯衛之深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高郵孫氏曰齊桓之盛江黃之遠猶

歛衽聽命而滕自幽盟之後未嘗列於衣裳之會今又不能尊事大國以取執辱故書名臯之宋公藉齊桓之後非有德義以服諸侯肆己之強一會虐二君非伯討也故書人以貶之春秋不以不正治人所以人宋而名滕子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宋公公羊作宋人曹南者曹之南也二國稱人蓋亦效桓公北杏之會使大夫聽命也一年之間使邾執鄆子不以德令曹人不服以師圍

之圖霸之始無以服人心矣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傳以

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劉氏以為不然曰鄆子為季姬所使而朝魯春秋尚書使鄆子來朝豈宋公可使之用鄆子而不書乎○今案蓋鄆子會曹南之盟而後期宋公使邾執之邾鄆世仇因附勢而肆虐用之惡也觀後日戕鄆子亦出於邾則邾之虐鄆必自用鄆而天子方伯不誅所以復出為惡與何休以為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

因此二國交忿臨江劉氏亦信其說未知然否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夫近者說遠者來齊桓之霸屈意去忿盟魯平宋以致諸侯先近故也今襄公欲圖諸侯近於宋者莫如曹滕滕既執矣曹方與盟已而復叛不從子魚內省德之言而亟事于戈故胡氏以為欲

速見小利之過宜其不遂霸也衛人伐邢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為事臯之也

冬

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會上有公字以諸侯皆稱人考之當從左氏穀梁○傳陳

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故盟于齊○今案地以齊盟于齊之國都齊亦與盟也楚欲得志於中國久矣齊桓討而攘之其後桓志稍衰滅黃敗徐駸駸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霸而諸侯不服故楚假不忘桓德之說求參與中國之盟會而行其志陳蔡及鄭近楚而素降服者故先受其謀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攘楚僖公又號為荆舒是懲者亦聽其甘言忘桓公討伐之志遂納之國都而與盟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遂因是以行其志於中國明年為鹿上之盟及孟之會因執宋公

故春秋諱魯而人諸侯以謹楚人與盟之始也梁亡梁嬴姓國伯爵虞伯州韓城縣○梁伯內則沈湎酒色心昏而出惡政外則好土功而輕民力亟城而不處民罷而不可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民懼而潰秦遂取梁蓋其國之亡本自內作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內先潰矣春秋變法以書諸侯自取滅亡者有二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已加於頸而不自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之覺也此胡氏所謂如化工之賦形而異於畫筆之肖像者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杜氏註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穀梁氏曰作為

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愚謂凡春秋之書工役皆所以重民力謹興作也南門如不可不作則當與泮宮闕宮同不書矣今南門特書新作正閔子所謂仍舊貫如之何何

必改作者故特書以示譏也夏鄆子來朝鄆姬姓國後漢志濟陰成武北有鄆城

五月

通志堂

乙巳西宮災

薛氏曰西宮魯之貳室也

鄭人入滑

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于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案

鄭入滑何以書記天王出居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傳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書狄例以國稱

而同一於齊稱人之列者昔宋伐齊喪而狄能救之今衛欲滅邢而狄謀存之從中國以救災恤患非夷狄之事故人以進之人狄則臯衛之意明矣是足以見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

冬楚人伐隨

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鬪穀於菟伐隨取成而還○愚案楚力方彊隨欲復漢東諸侯於

中國而德不足以勝之此其所以召兵而自屈也左氏臯其不量力未若孟子師文王之論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為中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

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杜氏註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主盟故在齊楚上○

傳宋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初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今案

霸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霸中國而求之於夷狄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列序而人之以著襄公之自取敗辱也

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執宋公以伐宋

孟公羊作霍穀梁作雩○傳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

伐宋○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以兵車往會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

可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愚案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此會中國也猶以文事不可無武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夷而可信其詐偽之約乎徒出會之

是輕以其身溷於虎狼之羣也不免宜矣陳蔡鄭許曹皆中國也蠻夷執會主而無一人伸義以正其曲直之分豈非自同於夷狄之類乎故以諸侯同執為

文亦以臯襄公非但不能識楚人譎詐之心且無以知五國之不同心而輕為是會也復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宋襄之謂與

冬公

伐邾

為邾滅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來魯獻捷者僖公雖不與於孟之會而魯為中國之大邦楚方

求駕中國故假宋捷以威魯也楚子稱人貶其詐以執宋公也上書諸侯執宋公而此書楚獻捷足以明楚之執矣逞其詐力而誇示於我僖公不能拒絕而

受其使命待以賓禮特書來獻而不言宋為內諱也孟之會諸侯以同執示賢宜申之來魯以受捷諱惡或抑或揚婉而成章此之謂也

十有二

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薄任氏曰史記作亳漢山陽薄縣湯所都也案地譜

拱州考城漢薄縣即湯都古字通用○宋與楚本無怨隙特以襄公不勝其求諸侯之欲而請於楚楚反以詐執之諸侯若能使宋人征繕而修文告之辭明

宋之直正楚之臯則楚人當義愧情屈而歸宋公之不暇矣今僖公脅於獻捷之威而不知明自反而縮之義伸中國之正理反與五國為會求盟於楚以請

宋公而後得釋正中楚人之詭計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亦不書宋公歸自楚而曰釋宋公蓋其執其釋皆制於夷而聖人務全中國之體故諱之而

書曰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諱之者蓋以為中國之大恥而臯魯與諸侯之無能為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句公羊作胸後同。須句今東平府須城縣。傳任宿須句顛

史風姓也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今案僖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而徒徇母之私意故此

役之舉無以服邾而致升陘之寇春秋書之亦不異於他日之伐取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傳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今案襄公嘗困於楚矣疾

疾雖甚而德慧術智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穀梁氏所謂不能反其知以治人

過而不改而

又甚之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

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

冬十

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今案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恥也

冬十

存心苟公臨事必懼觀此則知春取須句非有存亡繼絕之公心審矣

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傳楚人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弗聽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

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

○愚謂觀春秋以襄公主是戰則知聖人臯其悞諫求欲味大義而徇小節以取敗國殄民自及其身之禍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貶稱人惡夷狄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穀梁作閏後同。漢志山陽郡東緡縣春秋時作緡今濟州

金鄉縣是。○十八年宋伐齊納孝公也齊侯忘宋襄納己之德而修伐宋之舊怨因宋襄敗于泓而圍其邑穀梁傳所謂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夏五

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茲公羊作慈。傳傷於泓故也。○愚謂僖公已有志於附楚忘盟薄之信故不會宋襄之葬

秋楚人伐陳

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以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成得臣子玉也成得臣敢於

猾夏而鬪穀於菟賞以貴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戎公也杞夏之後周之三恪桓公

仕春秋稱人之意可見矣

之世稱侯及朝莊公稱伯微弱故也今稱子者傳以為杞

夷也夷而稱子所謂中國諸侯而用夷禮則夷之者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

二十年鄭人入滑滑人之王使為之請鄭怨王與衛滑不聽王命而執王使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

曰鄭懿親也狄聾昧頑嚚之姦也今天子不忍小忿弃鄭親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襄王弗聽使顏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襄陵許氏曰鄭執王使是無王也王啓狄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恃不亂近世如唐晉資夷狄之力以

春秋列傳集註卷四

通志堂

定中國蓋不講於春秋 戒襄王之所以出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傳王德狄人

后富辰諫曰狄固貪憚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

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之秋顏叔桃子復

以隗氏居温 今案鄭非王居而言居于鄭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然王之

失德自我致寇故自周無書出者而特書出居于鄭如王者無敵而書王

師敗績于茅戎皆言其自取之以見天難忱斯不易維王不可以不戒也 晉

侯夷吾卒 案傳晉惠公以二十三年九月卒其子圍懷公嗣立今年正月

告也杜預以為文公定位而後告惠公喪春 秋據諸侯策書赴告而作經徐邈論之詳矣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初衛文公將伐

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

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滅邢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邢周公之胤

也聖人以興滅繼絕為心而甚惡不仁而滅絕宗祀者至於同所自出不知相

保而肆強以絕滅之又使其臣為譎詐之事行盜賊傾覆之計天理所不容故

名之同於楚子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

婦 伯姬魯女而為蕩氏之婦者也逆婦不書蕩氏使姑來魯逆婦非禮也諸

氏曰內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禮以 宋殺其大

夫 義見曹殺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姬姓國杜氏註汝陰

子迫於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然後能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 葬衛文

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洮魯

成公稱子喪未踰年也莒慶不氏未命也 傳衛

人平莒于我盟于洮脩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

向 速公羊作邀 向見莒人入向註十二 齊人侵我西鄙 傳討是

追齊師至鄆弗及 鄆公穀作窩 杜氏註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鄆

內辭也可以及而不敢及 臨江劉氏曰所謂弗及者非弗能及也弗 夏齊

侯乃還春秋以其爭盟而侵伐亟舉故人之二盟乃衛人平莒于我故為魯伐之公子遂如楚

乞師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愚嘗論之僖公初年頗有意於治國務農閔兩國以殷富詩春秋

可見也中年以來漸肆荒怠初附齊桓浸失政於大臣滅項取邾齊桓既沒不

及閒暇修明政刑民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於夷狄

以刷其恥孔子臧文仲竊位蓋為人臣謀國而從公子遂遠借兵於強夷此

春秋特書如楚乞師深臯為國之無謀也使其立展禽以為政所以輔僖公者

必有道矣何至乞楚師以伐齊哉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今之歸州秭歸及興平縣皆有夔子城公羊

作隗非是。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

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成得臣帥師滅夔以夔子歸。臨

江劉氏曰楚祖鬻熊夔祖熊摯諸侯之祀不過其祖是夔於祀典不得祀祝融

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責而滅之貪而不義楚臯大矣故夔子不名所以黜楚

而伸夔也冬楚人伐宋圍緡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公以

楚師伐齊取穀書以義見桓十四年楚師而魯君以之楚以其眾付魯使自用之以伐齊也伐霸主之後用夷狄之兵僖公之

免可謂幸矣公至自伐齊親夷狄伐鄰國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杞書子見二夏六月庚寅齊侯

昭卒傳齊孝公卒有齊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

遂帥師入杞傳入杞責無禮也。愚謂人方來朝而帥師入冬楚人

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楚子及諸侯圍宋。穀梁傳楚人者楚

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趙氏曰四國申夷狄之威屈中國之義書曰楚人則陳蔡鄭許從之之臯昭然可見矣十有二月甲

戌公會諸侯盟于宋詩頌僖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而春秋書公會

從齊桓也會楚虐齊宋僖公親之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

從夷狄之臯必待考而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微婉槩可見矣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傳宋公使公孫固如晉

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

齊宋免矣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

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今案報施救患取威定霸者文公

君臣之規模也故先侵曹伐衛若以大義興師則當先乞師伐齊從楚圍宋之

成也子叢買字。今案懼於晉而殺公子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成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成衛者楚命也。魯衛本兄弟之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戍之。則買之不卒成。可誅然其名如此。而其情則不然。書之之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自卒。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楚人救**

衛 衛服罪請盟。文公不許。懷報怨之意。不聽衛侯之改過。自新失。三月丙。霸主寬洪之德。故春秋與夷狄以恤患之名。罪晉文之已克也。

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傳晉侯圍曹。聽輿人之謀。稱舍於墓。曹人兇懼。因其兇也。而攻之。入

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杜氏註。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愚案。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夏四**

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

敗績 齊桓之伐楚。致屈完于召陵。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救鄭。終桓公欲戰而勝楚。以取威。而後霸業定。當是時。楚為齊宋二國之患。救之宜也。然文公出亡之時。見禮於齊宋二國。而過衛與曹。皆不禮。而見辱。故其救患之心。止在於報施。曹衛二國。負不禮之辜。而與楚非如魯與陳蔡。有附楚圍伐中國之辜也。文公欲虐曹衛。以報怨。且致楚與戰。以取威。乃不許衛盟。使衛出其君執

曹伯。以快宋人之心。因激楚人之怒。而使之不得不戰。以取一勝之功。其救患取威。皆譎而不正之事。雖楚自是大創。而行不義。殺不辜。亦已多矣。故賤楚而稱人以夷狄之書。晉侯主是戰。誅文公之心也。**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子使得臣去宋。曰。無從晉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天之所置。不可廢也。得臣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今稱國以殺者。楚子自得臣伐陳。立為令尹。授以兵柄。令其圍陳。圍宋。所以道之無非。猶夏狃勝之事故。雖知晉之不可敵。而不能使之退師。況得臣之剛。而無禮。方且恨其君不殺晉公子。以致此。而輕視文公志在狃勝。豈一日之言。所能號令之哉。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辜。方且責其無以見申息之老。故春秋謂得臣乃楚子之大夫。平日縱使其狃。夏求勝及其一敗。而輒殺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衛侯出**

奔楚 衛文公不禮晉文。敵怨不當在其後嗣。而文公報怨之意。未嘗一日忘。君以說于晉。皆盟主徇私之所致也。故曰。衛之禍。文公為之。而衛侯不名責晉文也。胡氏曰。高帝封雍齒。而功臣皆喜。光武燒弃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請盟。則諸侯歸心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兄弟相殘。君臣交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眾。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王者之威。不足以制。通志堂

諸侯而諸侯之力乃足以攘却夷狄懷服天下聖人於易坤五爻繫之辭曰黃裳元吉謂必得中居下則大善之吉也文公於勝楚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對揚大輅戎輅彤弓虎賁之賜乃合於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命以懷服萬邦即所謂黃裳元吉得坤德之正矣文公負震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為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臨而列踐土之盟則尊卑例植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書公會晉侯某人某人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正胡氏所謂去其實以全名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

公朝于王所 言王所則非京師也言所者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

六月衛侯鄭自楚 諱而謂出居於鄭未復京師皆不考本末而昧於春秋之大旨也豈知婉而成章之法固見於此與

復歸于衛 衛成公之書復歸蓋位本其位而國本其國也然而名之何也蓋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先期而此叔武之所以死於前驅也

衛元咺出奔晉 易曰自下訟上患武雖可謂大弗友元咺以臣而訟君可乎然亦晉文惡衛侯之心有以召之也雖赴愬于晉而得志亦著其當誅之臯也

陳侯款卒 此此可以觀邵子所謂功之首者矣

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 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霸權之立如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 此此可以觀邵子所謂功之首者矣

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穀梁無齊侯傳討不服也○杜氏註陳共公稱子隆在鄭下陳懷公稱子乃在鄭上主會者次之也○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且請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以天子之尊而下從臣召其名不正故温之會諱之古有巡狩之禮帝王以來未之有改王狩而諸侯朝則名正而言順故書之如察其實則踐土之盟初無以異於河陽之狩而晉文不能盡尊尊之義猶前志也後世如郭子儀李晟立不世之勳而自處未嘗敢有一日之過君子與之此邵子所以指文公為臯之魁者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此元咺訟公羊傳曰不與再致天子也

衛侯歸京師而天王之復乃不書此必不然之理也 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歸之辭也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辯曲直衛侯不勝

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強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叔

諸侯 雖死而非成公實殺之元咺豈得以此訟其君而致之縲紲元咺歸衛

諸侯 異於蔡季華元之歸特書復者著其假霸主之力遂其無君之心也

遂圍許 會温之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共伐之襄陵許氏曰許能從齊而不能從晉何邪蓋齊桓自此杏後十七年乃因侵許而服之伐

通志堂

春秋左傳句解

卷四

楚之後許坐受圍救而後定蓋使失其所繫如此之難自桓公之沒諸侯從楚眾矣許在鄭之南密邇於楚至於此時離中國久矣許人一服楚之威令是以難變也○今案許固以其近楚而難從中國然晉文一以威力控制諸侯許亦知晉之威不足以此己而德不足以懷楚是以果於不服雖合中國之力不能回之

曹伯襄復歸于曹
晉侯筮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以得免其歸之道不得其正矣叔孫豹叔孫婁見執於曹或求貨而為之言豹與婁不與而拒之大夫之知義者猶取以貨利苟免也況諸侯乎曹伯襄之名春秋以枉己者不足以正人失君國之道也

遂
曹伯迫於晉之威令一年拘執而得釋亟會於圍許之役

會諸侯圍許
晉之強役已甚而曹之弱可閔也雖然此亦豈所以服許哉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今密州膠西縣地東夷國葛盧介國君之名○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

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公羊傳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公至自圍許
其致以圍許久

夏六月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公羊穀梁作公會翟公羊作狄杜氏註翟泉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傳公會王人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漆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程子曰晉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杜氏曰當是時諸侯無事

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王人公侯虧禮傷教故於此諱公而人諸侯也王子虎不名同貶也

秋大雨雹
胡氏曰雹者戾氣之所感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僖公在位日久政在大夫之所招也

冬介葛盧來
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
狄間晉有鄭虞而侵齊文公終始以徇私報怨累其政致夷狄

秋大
內侵而不能攘却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元咺有訟君之臯其君執於京師而偃然歸國假霸主之權以易置其君臯固大矣然書公子瑕不與衛剽同蓋瑕不居其位也成公既殺叔武矣立瑕者元咺之臯誅之可也不自反其殺叔武非臯之過又遷怒於瑕親親相讎非君國子民之道故同以累上之辭言之也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得臯於霸殺公子瑕長惡不悛故書

晉人秦人圍鄭
案左氏晉侯秦伯也而俱稱名而不曰復以深臯之

冬天王使宰周
相濟交

介人侵蕭
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
公來聘天子三公兼冢宰而使來聘魯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胡氏曰此遂以二事出也周以上公來聘魯侯不朝又使公子遂以二事出夷王室於列國大不恭之臯不待貶而惡見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羊傳取之曹也其言取之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也○趙氏曰凡

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惡其專有雖取本邑亦無異辭○愚案復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辭蓋無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況晉之奪諸曹以與魯本以其私憾而公子遂如晉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詳此則晉魯之私桀可見矣

夏四月四 而曰郊也○公羊傳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愚案公羊所傳蓋先王祭禮之正法周公豈自踰其制禮之意而容後世子孫輕辭大典乎故曰周公其衰也由是觀之郊者乃魯歲舉之常祀至此乃因四卜不從與三望而書之也卜郊之禮當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吉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又不吉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又不吉則不郊今復以三月下辛卜用四月故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穀梁傳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胡氏曰中庸曰郊社之事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固為等差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

猶三望 望者祭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也公羊曰泰山河海鄭康成以河不在魯竟故以海岱及淮為徐州之竟而魯之所祀杜氏以為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孔氏疏曰魯於十二次降婁魯之分野

卜郊不從乃免牲 魯之得郊與其郊非禮失文武周公之意見於桓五年大雩之釋詳矣非魯之得為故不曰大事于上帝

秋七月 猶若壬午猶繹之書乎故每於免牲不郊之下特書猶以譏之也

冬祀伯姬來求婦 易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無攸利柔乘剛也祀伯姬以求婦而踰竟是祀伯姬之不能正家也僖公容其來求是使柔乘剛而國事制於婦人也特書以為婦人與政之戒春秋閑有家之道嚴矣成公世紀叔姬之不終其歸祀不見經或者權輿於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狄閔二年入衛齊桓公此與加兵於衛桓公之力也齊桓即世衛文忘齊之大德從宋襄伐齊殺冢嗣而立不正於是狄人始假義以伐衛衛人忘恩而啓狄之寇蓋始於此自晉文興不復侵伐相攻矣今復圍衛而衛迫狄遷都此胡氏所以臯晉文不能攘夷致為中國之患然非文公惡衛之深屢行報怨之事則狄亦不敢肆行如此也帝丘杜氏曰東都濮陽縣帝顛頊之虛故曰帝丘濮陽今屬開德府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傳捷作接 鄭文公也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杜氏曰

通志堂

不地就廬帳盟也。謹案夷狄而即其廬帳以與盟於是始有如唐德宗召平涼之辱者矣。所以特書而示戒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秦穆公謀鄭而使三大夫千公羊左氏載其事詳矣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不書皐之也滑國見莊十六年幽之盟**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氏穀梁作秦師劉氏胡氏從公羊違老成之言貪利越國以襲人而喪師夷狄之道公羊無師蓋得聖人之意必有所傳穀梁傳以敗秦師為狄之蓋援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之例恐非春秋意其曰秦之為狄自殺始意亦必有所傳而失之也。○劉氏傳其謂之秦何秦之所以為狄者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背大臣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利而奔其師也。○程子曰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忘親昔惠其惡大矣故稱晉人及姜戎以皐之。**癸巳葬**

晉文公。傳晉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此穀梁氏所謂譏其釋殯而主乎戰也。**狄侵**

齊○公伐邾取訾婁。公羊作叢穀梁作訾樓**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僖公懷升陘之敗以晉文方霸而未敢興報怨之師今晉方有喪秦狄內訌故君臣間有事而交代邾以取利據事直書其皐見矣**晉人敗**

狄于箕。傳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杜氏註太原陽邑縣有箕城○任公輔曰白狄狄別種也西屬雍州近於秦**冬十月**

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傳以為國歸父來聘臧文仲以其有禮而請公朝以比事屬辭觀之

間晉而虐邾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乙巳公薨于小寢。**不終於路寢言即安之非正也**隕霜不**

殺草李梅實。襄陵許氏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暗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各證著矣**晉**

人陳人鄭人伐許。許自文公所不能致襄公今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致之許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

之今襄公承業之志自以為勤然不知忘喪毒民失道之甚也

春秋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卷第五

張洽集註

文公

名興僖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傳內史叔服○公羊傳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

僖公

五月而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傳毛伯衛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劉氏曰錫命者何命為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畢喪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也

晉侯伐衛

不朝霸主而伐同盟此其所以受兵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杜氏註得臣叔牙之孫○傳拜

錫命也○高郵孫氏曰文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天子使大夫來錫命公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

晉侯伐衛圍戚

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臯乃稱兵以伐之故書人臯孔達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侯伐衛圍戚

取之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戚衛地在頓丘衛縣西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

君頹

公羊穀梁作駘○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稱世子以見有父之親稱其君以見有君之尊而商臣於二者之義絕也推原其故由楚子頹在位

四十六年更齊桓晉文之時僭王猶夏力爭諸侯齊桓既歿益肆憑陵詐行戰勝執宋成齊毒被中國及城濮之敗聲勢消沮欲易世子謀及婦人自取篡弒蓋夷狄無道之極感應之理故至於此後世如匈奴頭曼魏拓跋珪唐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本朝西夏曩霄皆以夷狄盜賊毒被天下中國不能制而受禍於其子積不善之餘殃千載一律故商臣之惡特書之使為君父者知謹履霜之戒以此坊人猶有在位日久驟欲廢立議論不決以啓庶人劭之禍如宋元

嘉之 公孫敖如齊 始聘通嗣君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 彭衙秦地杜氏註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今屬同州白水縣○傳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穀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

之師○程子曰越國襲人秦皐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憤無可為辭矣故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憤以取敗故書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傳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亡如事存故作主以象神而祭之禮既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忍一日忘親也僖公元年四月葬今乃作主慢而違禮甚矣 三月乙巳

及晉處父盟 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公者抑大夫之仇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為公諱

恥存臣子之禮也○愚案盟于晉之都而君不出取甚矣故諱之 夏六月

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隴公羊穀梁作斂○杜氏

註熒陽縣東有隴城鄭地○傳公未至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 自十有二月

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胡氏白書不雨至於秋七月而不曰至于

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望欲雨之詞而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秋七月即八月嘗雨矣而不書八月雨見文公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

於政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者因嘗祭而附僖公于廟

大合自周公伯禽以來之主于大廟而祭之故曰大事穀梁所謂著祫嘗公羊所謂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也躋升

也僖公乃閔公之臣子宜附于閔公之下今用宗人夏父弗忌非禮之言升僖公於閔公之上故三傳以為逆祀蓋昭穆祖禰至是逆亂故特書以譏之案此

乃吉祭而不言者閔二年書已明此主為逆祀書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傳晉先

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程公

子曰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

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乎已以為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伐沈沈潰沈姬姓國杜氏註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今案漢志汝南治平輿故沈子國今屬蔡州○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

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常山劉氏曰兵加而民潰君之不能可知矣夏五月王子虎卒傳翟泉之子虎也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胡氏曰王子虎不書爵譏

秦人伐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以同盟而致恩禮是以私情害公義也

晉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今案秦穆公既歸自殺而作秦誓言矣然彭衙及此役猶以報復為事豈

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取敗之秋楚人圍江江見僖公二年雨螽于宋記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

盟公如晉及晉侯盟不書地盟于晉都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羊穀梁並

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讓也其為讓奈何伐楚為救江也○胡氏曰以

者不以為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當是時楚有馮復載不容之臯晉宜大合諸侯

聲臯致討庶幾震恐而江圍可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疆國豈能濟

乎然則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今案楚商臣無父無君乃欲致

患於江是禽獸逼人之甚以中國諸侯為己任者豈得安居而以伐楚之任付

之大夫而已乎晉襄不能率諸侯乘此時誅之此春秋特書以正其不能奉天

討之自是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自是而後公至多書前乎夏逆婦姜于齊

程氏曰納幣在喪中與喪昏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

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矣○愚謂聖人嚴吉凶之辨蓋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者正以有父子之親而三年之喪哀戚之至也國君為風教之首而納

幣於喪中此聖人所深痛故變逆女為逆婦姜不復成其夫人之禮以見人倫

之本既已大失矣何以正是國人而為後嗣之基乎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江之不祀晉襄

晉侯伐秦傳圍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愚案晉襄以王官之役不報為

臣賊子得以夷滅小弱逞其凶毒晉襄之為盟主末恥未若商臣之得志於江為恥之大也報秦而不誅商臣使亂

矣比事書之深臯晉侯不以江亡為恥而敵秦怨也衛侯使甯俞來聘

來請之也。○劉氏曰：王何以無天？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陸淳曰：自

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王使召伯來會葬。穀梁召作毛。○召伯，天子卿

元年歸仲子，贈及今年合且贈同，譏會寵妾之葬失禮之甚也。○胡氏曰：合贈而又會葬，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益甚矣。再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

也。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郟。今襄陽宜城縣地有故城。○傳郟，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

入郟。秋，楚人滅六。六國，皐陶之後。杜氏註：今廬江六縣。○任公輔曰：地譜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今屬安豐軍。○傳六人叛楚，即東夷

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冬十月甲申

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之子。秋季孫

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驩，公羊傳驩作謹。冬十月，公子

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

出奔狄。傳：晉初蒐于夷，命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已而大傅陽處父聘于衛而至，遂改蒐于董，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乃以盾將中

軍而為國政及襄公卒，狐射姑怨陽處父，易其班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案左氏則若晉國之事一聽於陽處父者，及考穀梁氏所謂君漏言則知易中軍之將

乃陽處父密言於襄公，公不能謹而輕漏之，以致狐射姑之殺處父。此春秋所以分其殺於君與大夫也。狐射姑使續鞫居殺處父，事已顯，故春秋微之。襄公

漏言而害成於處父，其事幽晦，故書晉殺其大夫以明之。聖人於易節之初九，明不出戶庭之理而於陽處父之事著其用以示君臣所當謹密之法。閏

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趙氏曰：天子常以每歲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告廟，所謂稟正朔

也。文公以閏非正，不告月朔，但其日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愚案月者取日月之會辰而定朔，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治曆明時之政，必先於此

天子以為月而頒之為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朝廟為告朔也。文公以為附月之餘日而不以告，則亦何以朝為哉？故曰猶朝于廟，以譏其

捨大政而謹小禮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郟。句，公羊作胸。須句見僖

公二十二年註：郟，魯邑。○杜氏註：下縣有郟城，今屬龍巖慶府泗水縣。○僖公伐邾，取須句，旋敗于升陘，邾復取之。是年伐邾，取之，因城郟。邑左氏謂閏晉難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王穀梁作壬。○父死未踰時，居不言之時而欲

去羣公子以啓亂階，致大夫不得其死，故書宋人殺其大夫以見國之所以亂者由父始死而亟改其道也。昭公之見弑，茲可以占矣。戊子，晉

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公羊傳先蔑下有以師字其說無據今從二傳蔑公

羊作昧○今狐晉地今河中府猗氏縣有令狐城○傳晉襄公之卒也天子少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且近於秦秦舊好也乃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至是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趙盾與諸大夫患之且畏偏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訓卒利兵秣馬葺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今案如左氏說則書法當云晉人敗秦師于令狐今書晉及秦戰又不言敗者秦之納不正與晉逆公子雍既而悔之又不謝秦皆畢也然二國之兵晉曲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書且不書秦之敗深臯晉之置君而不定也先蔑書奔使秦而逆公子雍臯之也不書出

狄侵我西鄙

間秦晉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

盟于扈

扈鄭地杜氏以為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卷縣今之鄭州原武縣也○傳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

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程子曰文公急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以不序諸侯與大夫之名者而見之也趙盾會諸侯靈公少故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涖公穀作菑○傳莒人來請盟而公孫敖往涖之○穀梁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衡雍鄭地後漢

離城古衡雍也與扈相近○晉以扈之盟後至來討公子遂會盟以報之自晉文翟泉之盟付之諸大夫文公復以國事付之公子遂而不知一國之禮樂征伐皆自公子遂出此敬贏所以得窺伺間隙私事之以胚胎殺適立庶之禍也

暴

公羊作伊雒戎○傳遂會伊雒之戎案僖十一年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杜氏註雜戎居伊水雒水間者暴鄭地○盟晉未幾而遂會雒戎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傳奔莒從己氏也國君為天子斬衰三年公孫

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而懷桑中之行廢君命而徒返已而淫奔夫不至而復已為死誅不赦之臯况奔莒從己氏乎文公不能正典刑聖人詳書其慢王奔君忘哀廢命容其復而後

奔

奔深以著魯之無政刑也

冬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城司空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曰司城○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今案昭公不禮襄夫人故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大司馬公子叩司城蕩意諸來奔昭公初立已欲去羣公子而致殺大夫之變今又因不禮於君祖母致大臣或死或奔春秋皆以官書所以見六卿君所與圖政者皆因君而死亡故以國殺書之以臯昭公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天子大夫不稱使天王崩未踰年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之時所以謹君臣之分而明其責

之所歸也王喪未葬喪紀所當令於諸侯者有常禮非其道則為政者不當使出使者不當承喪事求金微索非禮特書以著其辜

夫人姜

氏如齊

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傳六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

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葦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愚案稱國者君與大夫以政殺之也然專殺大夫已有辜矣加之以人豈非賤人得以與謀而政不出於一

至自齊

夫人出而書至蓋夫人與君一體寧父母而告于廟禮也前此不書者出不以禮故不書胡氏所謂書之以見小君之重者也

三月夫人姜氏

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書晉人已見上凡殺二大夫或三人

不書及者其辜均也書及者因殺是人而并及之也所以著辜輕而不當殺也○胡氏曰先都士穀箕鄭父挾私怨以作亂固有辜矣然不以討賊之詞書之者靈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

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也書人而不去士穀箕鄭父之官以示司賞刑者必本忠恕無有偏黨之意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

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

堅公子奄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

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愚案楚自城濮以來不得志於中國其君臣

之心實未嘗一日忘也趙盾為政無志於庇諸侯則已今欲攘楚而大庇中夏

正當力懲其始以振中國之威乃視為常役而緩不及事諸大夫之師及鄭而

楚已囚鄭公子而去豈奉天討拯焚溺之舉哉楚子之聞宋殺申無畏也投袂

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嗚呼夷狄之敏

於猾夏如此而趙盾自失攘却之幾乃如彼此春秋所以悉人之也

夏狄

公

侵齊 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 九月癸酉地

震 陰盛陽微之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梁作萩○椒闞椒闞穀於菟之從子○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衣服曰祿○杜氏謂秦慕諸夏欲通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祿僖公

并及成風○愚謂當是時秦楚交聘中國秦欲伐晉而歸祿于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使椒來聘也豈古者明王謹德四夷咸賓之比哉 葬曹共

十年春王二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文仲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蓋魯之名大夫也而四十餘年

間國政多疵文公尤甚由其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故夫子尤譏其竊位蓋仁者已欲立而立人故不仁之自卒蔽賢為首也

夏秦伐晉

傳晉人伐秦取少梁秦伯伐晉取北徵秦以號舉狄之也春秋書兵舉其報復不已而狄之者三秦鄭晉也康公不紹其父悔過之謀報復無已故狄之

殺其大夫宜申
傳宜申為工尹與子家謀弑穆王五月殺鬪宜申及仲歸○今案春秋於穆王之殺宜申不以討賊之法書之者

用賢治不肖而不以亂易亂之義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著文公之志不以雨為念故并三時而言

也**及蘇子盟于女栗**
不書公以盟天子大夫諱之也**冬狄侵宋○楚子**

蔡侯次于厥貉
胡氏曰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貶蓋伐而次則有抑鋒止銳以待其服之意次而伐者無故次

止久師藏禍將以致毒於人也下書伐麋則此次為欲猾夏審矣然案左氏陳鄭蔡宋皆與而止書蔡侯者陳鄭宋出於畏而從楚有不得已者獨蔡侯從楚得已不已故免三

國而止書蔡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傳厥貉之會麋子逃歸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

○今案楚侵伐書子始此益疆盛也**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左氏本或作叔仲陸德明云仲

衍字○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今拱州襄陵縣○傳會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杜氏註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命于厥貉也**秋曹**

伯來朝
傳曰文公即位而來見**公子遂如宋**
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傳鄭瞞侵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吉

侯叔夏御莊叔縣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杜氏註鄭瞞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漆姓鹹魯地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邾公羊作盛○傳邾大夫子宋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邾伯卒

邾人立君大夫以夫鍾與邾邾邾來奔○常山劉氏曰大夫子當立邾人豈得而絕之故書曰邾伯來奔春秋大居正之法也**杞伯來朝**
傳始

朝公也○杜氏註舍夷禮故稱伯**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文公女故曰子以別於先君之女也**夏楚人**

圍巢
杜氏註巢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今無為軍巢縣**秋滕子來朝**
傳亦始**秦伯使術**

來聘
案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并備載公子遂辭玉及賓答之詞公子遂言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而厚賄之此足以見秦人以賄結魯

而魯亦厚賄答之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霸主之受兵此比事以書不待賤絕而惡見者也**冬十有二月戊午晉**

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杜氏註在河東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南有河曲不書及蓋言二國曲直之無以相尚而黷兵

殘民其臯均也不書敗績秦伯伐晉而趙盾帥師禦之欲待秦敵**季孫行**

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羊作運後放此○諸見莊公二十九年註鄆魯之東鄆今鄆州須城縣也所謂莒魯爭鄆蓋始于此

前此莒未嘗與魯有爭且未嘗有事于鄆今行父首帥師城二邑以啓爭端魯自此與莒為仇而爭由鄆始書帥師城臯行父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

子蘧蔭卒蘧蔭穀梁作蘧蔭自正月下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

壞大公羊作世○案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太廟此大廟之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致孝享之敬莫先於此故穀梁氏曰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胡氏曰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書壞而不書其脩宗廟之事不可不嚴且急也冬公如晉衛

侯會公于沓公羊會下無公字狄侵衛○十有一月己丑公及

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公還公穀並無公字棗公羊作斐○傳公如晉朝且

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杜氏註棗鄭地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公羊傳曰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

于斐善之也○今案公羊氏之言有舍爵策勳之意故錄之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

邾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余氏曰居喪而伐人與伐人之喪其臯一也夏五月乙

亥齊侯潘卒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

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杜氏註在梁國穀熟縣西今南京應天府也○傳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今案從楚者宋陳鄭許宋陳鄭見十一年承匡註許則自文公圍之不服襄公又嘗伐之今始與盟會也同盟見莊公十六年晉自襄公之末楚再憑陵趙盾得政稍加和集去歲文公之朝衛鄭求附盾因此并招至久負固之許諸侯借至然後講同盟之禮修復齊桓之故事春秋以其僅能和集不足以方首止葵丘况霸主不臨政在大夫故止書癸酉同盟于新城而已雞澤之盟亦此例也○胡氏曰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與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愚謂當是時商臣有覆載不容之臯不特僭王而已春秋惡諸侯宗而事之懼豺狼之逼人也秋七

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彗也天之有彗乃除穢布新之祥其言入者斗有環域入其魁中也○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是後齊弒君舍十七年宋弒昭公十八年齊又弒懿公宣二年晉弒靈公劉歆云天之三辰綱紀之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胡氏曰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羊作接○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獲且次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纘

通志堂

且趙盾新城之盟謀立捷菑也盾遂以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
 纓且長盾曰辭順而不從不祥乃還○穀梁氏曰其曰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
 縣地千里實入人之國欲變其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曰弗克納弗克
 其義也○陸淳曰書捷菑與小白去疾同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臯莫
 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為之諱也凡事不合理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為善
 ○胡氏傳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
 而反則也趙盾之謂矣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傳教八年如京師而奔莒者其奔莒而從已氏也魯立

其子文伯穀教生二子於莒而求復穀以為請公子遂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
 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文伯卒立惠叔敖
 請重賂以求復難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愚案人之
 所當謹者始終之際也夫子之論士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
 矣況大夫乎公孫敖為魯大夫竄身於莒而無所容歸從其子為大夫而不敢
 出出入無詔於國身死於旅而不獲歸俯仰愧怍無以立於天地之間故特書
 卒于齊以著其死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

而無所寧其身也○陸淳曰聞之師曰聖人作春秋以懲姦惡若未踰年君被弒
 以重商人之弒也○陸淳曰聞之師曰聖人作春秋以懲姦惡若未踰年君被弒
 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故原情立義而以弒君書○
 愚謹案魯慶公之弒子般公子遂之弒子惡皆當從商人弒舍之例惟奚齊以不正而特變書法必如是而後君臣適庶之分定矣

宋子哀

來奔 傳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
 貴之也○今案自宋昭公在位始終無一善可稱大臣死禍出奔

者比比皆是獨子哀潔身而去不蹈墮身濡尾之悔觀蕩意諸再歸而卒
 不免則子哀之見幾而作豈非既明且哲仲山甫之流哉故書字以與之

單伯如齊

單伯魯大夫之命於天子者自莊公元年至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與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胡氏曰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已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執子叔姬而誣之

以臯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常山劉氏曰商人弒君之惡已顯
 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臯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執其君母齊
 之人均有臯焉故曰齊人執子叔姬○愚謹案執無臯而書人者固春秋之例
 也然其君無臯則其臣當為之用而臯在上其君當討之賊而臣為之用則臯
 在下而不在上夫篡弒之賊人人得討之商人既弒君矣齊人不以為不共戴
 天之讎而相帥以為之用以至執鄰國之命卿與其君之母則商人無責焉所
 以致弒逆之人能執魯卿與君母者不討賊之故也胡氏論之已詳其說
 出於劉質夫質夫春秋之學皆受於程子也此義之精非程子孰能發之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魯不能問暇明政刑以義討齊而反因晉以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求於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弒君之賊

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於商人皆臯也
 華耦之來出於自請故不稱使結好合於事宜能其官也○高郵孫氏曰昭公聞
 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耦懼鄰國因間以謀其國於是請求盟以結好而紓難
 宋大夫書於經多矣惟三人以官舉又皆在昭公之世豈非節義之士因世亂而後顯與

夏曹伯來朝

曹伯十一年來朝今復至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敖以鼻出奔死于外魯不許其歸葬齊人使之飾棺寘堂阜其子難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俟命然後許其取殯葬視公子慶父許其取葬者以難為大夫且貴戚之卿也趙鞅之誓師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此公孫敖之葬禮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者與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註見莊二十五年

單伯至自齊

胡氏曰單伯天子之命大夫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姑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也

○愚謂若如左氏之說以單伯為周大夫則是齊人執王使春秋既不書其自周來魯又止書其至魯而不復言其歸京師是同之於魯之臣子無復周魯大夫之別且無以明齊人之執王使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傳

豈春秋辨上下尊王室之義哉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修德以來蔡上也缺乃以兵伐而入其國徒下之盟而還○愚謂君弱不可以怠修德以來蔡上也缺乃以兵伐而入其國徒示威武暴及其都民而蔡終不心服謂之能輔霸主服諸侯可乎言伐言入甚之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

行父如晉

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於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晉傳

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胡氏曰八國之君不序略之也夫夷狄然後略之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曷為略八國等於夷狄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故陳恒弑君孔子沐浴而朝告

於哀公而請討今商人弑君晉與諸侯不奉天討受賂而退十有二月齊

人來歸子叔姬

此齊商人既弑舍而絕其母於齊故不以出夫人之例書之而書齊人者亦若執單伯執子叔姬之法深臯其國人沒於商人之私惠反戴不共天之仇以為君而強出其君之母莫之或正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

入其郭

郭曹國之郭中也○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郭其郭討其來朝也○襄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莫恤曹修禮於魯而被伐莫救亂臣賊子肆行不已皆晉靈趙盾失主盟之職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問商人無道有弑君當討之臯文公不能明政刑舉大義以致命卿執辱邊鄙被兵與國蒙伐又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不見答可謂困心衡慮而無憤悱改圖之心書此以見魯之衰責文公之無志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視朝即朝廟而告朔也今以疾不行二月至五月之禮也○公羊氏曰曷為四不視朝公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朝自是公無疾不視朝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朝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今案春秋微顯志晦之法無往不寓以見諱國惡而不沒實之意文公以疾不視朝春秋書之不用昭公有疾乃復之例書公有疾四不視朝而特書公四不視朝蓋文公自是因循不講告朔之禮以致餘公不復舉行所以定哀之時聖人有我愛其禮之言

通志堂

羊存而禮廢其必始於此與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鄆丘公羊作犀

丘穀梁作師丘公羊疏云正本作菑立故賈氏云公羊曰菑立齊地○傳公使遂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

姜氏薨

僖公夫人

毀泉臺

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聲姜薨毀泉臺○臨江劉氏曰魯人以為祥

而毀之非明民之道○公羊傳先祖為之已毀之不若勿居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

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口百濮乃罷自廬以

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瀝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今案庸乘饑饉率蠻危楚楚一畏徙國誠無以保其國矣然禦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楚子克庸而遂滅之其臯大矣是以人楚

子而臯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杵公羊作處○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

粟而貸之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宋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司城蕩意諸死之○謹案宋昭公為無道而書宋人弒其君者見杵臼未至如獨夫之可誅而凡與於弒逆者皆

常以輕重斷獄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胡氏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死於其職自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之而不得與孔父仇牧並書者春秋無取焉爾○今案蕩意諸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坐待其死而與之同死真所謂匹夫匹婦之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

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故貶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

君聲姜

聲公羊作聖謚也九月乃葬

齊侯伐我西鄙

西傳作北

六月癸未公及

齊侯盟于穀

傳齊侯伐我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

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愚案書諸侯略之與十五年盟于扈同

秋公至自穀

齊商人不足與會書曰至危之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高郵孫氏曰薨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

臺下蓋又甚焉

秦伯瑩卒

康公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齊

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謹案既書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矣則商人固當討之賊也然齊人不以為賊而討之反北面稱臣而戴之以為君者三年以為賊則不當事以為君則不可弒今三年事之一且弒之亂作於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弒其君也況商人驟施聚士以成弒舍之謀有王者作則凡前日受施推戴之人乃同惡之黨其辜有不容貸者所以邴歆閭職同謀殺商人而特以齊人弒其君書之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

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傳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

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胡氏曰使舉上客此春秋立文之常體其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理也子赤夫人之子卒于弒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

冬十月子卒

子之名左氏曰惡公羊曰赤未知孰是若如左氏則亦晉師服所謂異哉君之名子者也子般書名而此不書文公已葬故不名也○傳公子遂殺大子惡及其弟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遂矯太子惡之命召叔仲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惠伯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愚謂私事公子遂敬嬴奪嫡之心也然其敢啓是心者嬖故也有夫人太子而嬖寵妾則文公所以怠於事霸急於盟齊簡於視朝者有自來矣人君昏於嬖寵棄忘國

政故妾媵大臣相與謀賊君嗣而不能察身死之後冢嗣二人遂見戕弒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文公之謂矣叔彭生身為大臣既無以拯救文公又不能知公子遂之邪謀有公冉務人之忠言不能甘死無一毫扶持之實沒而不書有以也哉

夫人姜氏歸于齊

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平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辜異于孫于邾者而魯臣子不能事主君存適母之辜並見矣○愚案胡氏於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傳曰出姜蓋至是始不安於魯於傳未有見之也必要終原始而言之與適庶之亂未有不始於妾上僭夫人失位而致之者是以始知文公之首惡也

季孫行父如齊

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

莒弒其君庶其

凡稱國以弒者蓋其君以無道為國人所弒而大臣坐視不能討賊皆當誅不赦之辜也

春秋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利卷第五

郊祀 郊禘 郊禘

又曰齊魯宣公五年春三月甲辰郊禘

不戒於廟而禘於郊

魯人始於魯而禘於郊

魯人始於魯而禘於郊

魯人始於魯而禘於郊

魯人始於魯而禘於郊





